

春秋

世一廿四

特別
4-12
16
49



11 12
16
49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一

昭公三

癸酉 景王十 十有四年 晉昭四 齊景二 十 衛

曹武二十七 卒 陳惠二 杞平八 宋元四 秦哀九 楚平王居元年 吳夷末十六

春意如云有自晉

左傳尊晉罪已也 尊晉罪已禮也 穀梁傳大夫 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 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

祁野



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陳氏曰大夫不致必見執也而後前見也○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已非也一事再見卒名爾魯本無罪何罪已之有

附錄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邾魯侯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與若

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待飲酒於景公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邾慮癸來歸費齊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邾使鮑文子致之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楚子使然舟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在位十四年子郊公嗣左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

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汪氏曰六年葬杞平公三十一會其葬者汪氏曰六年葬杞平公三十一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然不棄義惡不忘親怒

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

汪氏曰襄十八年同圍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弔往

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

者其傲狠脩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

險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

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苟不遠之其能國乎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未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

葬者莒卒無諡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附錄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

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闕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非祭禘也喪氣也其在事乎
月其言去樂卒事大夫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去樂卒事大夫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
喪尸事畢而往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聞大夫之喪
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無所變以聞
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左氏曰禘于武宮杜氏曰武宮魯武叔弓泣事籥
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
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
語之詳矣禮記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闈
廢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
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大史
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

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
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
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
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有事於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
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
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
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
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家氏曰祭
慈不貳事者也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衛
臣柳莊疾革其居必使以告為之徹樂卒事可也叔
預於祭梓有疾而死則君為之徹樂卒事可也若
叔弓自歿於其家如柳莊之比則當待祭畢而後

告不當以卑而廢尊春秋書之記禮之變其常耳
此與襄仲之卒去蓋其禮不同不可引以為證也
高氏曰成六年立武宮非禮也此有于武宮則
知自入宮之後豈惟如親廟之變而已哉○
梁言大夫而卒此豈當祭禮皆告于君按宗廟大事
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趙氏曰左氏云
禘于武宮傷宮襄宮蓋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
廟合行之故妄云爾王氏曰有事于武宮乃春祠之
祭而不可書祭名者以故也
也左氏非時祭之名者以故也
也左氏非時祭之名者以故也

夏蔡朝吳出奔郟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
王唯信子故賜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必求
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子弗圖必及於
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不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
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故

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異也吳在蔡蔡必速
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杜氏曰朝吳故蔡大夫公孫
生之子歸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
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
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為出
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
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
使吳師入郟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
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
朝吳出奔而入郟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
危疑之地苟有諧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

知作智

信自任而杜諛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弗許左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多使鼓人殺焉人而藩守備圖鼓三月鼓人或請不取勤民而頓兵何用事邑君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

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

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貶爾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

咸見矣其蜀杜氏曰前既伏之今不復賤者春秋擇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

附錄

侯皆以鎮除喪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拜戎不暇其母弟也獻器與鄰而遠於王室諸王靈叔及唐叔成王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氏而忘諸鼓與大路文所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平密須之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

春

乙亥

定四年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
景王十有六年晉昭六年卒齊景二十四
九年十有六年晉昭六年卒齊景二十四

績而載奉之子孫不田撫之福器旌之以車服明故曰典籍及辛何故忘之籍董晉之典籍以為大政女司其無後也何故忘之籍董晉之典籍以為大政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志大遂也馬憂籍故之績

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
 誘殺之書月書日書名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
 而於周班皆為稱不見四夷相殘有之也
 附錄 左傳三月為晉朝無不共恪鄭伯享之而
 客間執苟有位於朝後又御之適孔後至而立於
 之笑而富子諫曰夫客後又御之適孔後至而立於
 以事畢不富子諫曰夫客後又御之適孔後至而立於
 敬使榮命之不聽取刑之類也
 弗知僑之恥也夫孔張命於國而放無功罪及而
 諸侯所為也夫孔張命於國而放無功罪及而
 喪祭有職受於歸而祀於廟已祿於諸侯有國也
 世及執其政先而忘刑所罰也
 皆及執其政先而忘刑所罰也
 子官環其器也鄭宣子謂韓宣子曰子與不產曰
 非官環其器也鄭宣子謂韓宣子曰子與不產曰
 曰韓子亦無幾求也寡君亦不知諸子與不產曰
 可偷也若屬有譏人交闔其間鬼神而助之韓子與不產曰

其凶怒也蓋求而何及吾子何愛於非一環其
 將終事也蓋求而何及吾子何愛於非一環其
 之難立而無令弗與之患信故也吾非一環其
 小之難立而無令弗與之患信故也吾非一環其
 國之難立而無令弗與之患信故也吾非一環其
 大國之難立而無令弗與之患信故也吾非一環其
 失位矣若韓子與不產曰
 非罪乎且吾王以起罪不亦銳乎韓子與不產曰
 馬成賈矣且吾王以起罪不亦銳乎韓子與不產曰
 既成賈矣且吾王以起罪不亦銳乎韓子與不產曰
 人口起請夫環商人以王必賈告君不亦銳乎韓子與不產曰
 與商必以夫環商人以王必賈告君不亦銳乎韓子與不產曰
 高黎藿而皆出聞敢執政曰必賈告君不亦銳乎韓子與不產曰
 叛我無強賈母或之世有盟誓以對也韓子與不產曰
 恃此質誓故能相保是以教於邑今市實也韓子與不產曰
 可謂蔽子得強奪而失諸侯必不為也韓子與不產曰
 共無藝鄭子亦弗起也韓子與不產曰
 敢私布之○夏四月鄭王亦弗起也韓子與不產曰
 敢私布之○夏四月鄭王亦弗起也韓子與不產曰

三君子請比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叔賦襄裳宣子曰善哉起在此敢
 勤子至不於他人乎子太叔拜賦宣子曰善哉起在此敢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太叔拜賦宣子曰善哉起在此敢
 同車命柳賦起賦不出宣子喜曰鄭其度乎二三君子
 以君命既起賦不出宣子喜曰鄭其度乎二三君子
 數世之主也起賦不出宣子喜曰鄭其度乎二三君子
 將子產之拜使五卿皆懼矣宣子皆曰燕好也馬而三君
 我私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起舍夫王是賜

夏公至自魯

左傳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爾幼惡識國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
 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

不得入

注氏曰十二年晉人翹取鄭二十一年平丘
 將伐鮮虞惟二三年有疾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其罪而止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夷欲止公范獻子諫乃歸公其困

辱亦甚矣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窮而致亨也

後作徵於色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排自強之時

而夏少康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

其選也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會稽嘗膽報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今昭公安於

危辱無激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昂勸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

有為而人

注氏曰五年如朝兩得見晉侯又欲討
 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

作作得

父

左傳

附錄

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臨川吳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

丙景王二十有七年景二十三年衛靈十蔡

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

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視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

幣也唯正朔未作社伐於朝禮也乎有伐鼓用
三禮也其於朔則否太史曰日有食之於是乎
視用幣也其於朔則否太史曰日有食之於是乎
弗從昭子退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月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

秋邾子來朝

左傳視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

左傳曰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師而雲紀炎帝氏以知火紀故黃帝氏以龍紀故龍師
以龍名我高祖少皞氏歷正也玄鳥氏適紀故於鳥
為鳥師而名祖鳳鳥氏司歷正也玄鳥氏適紀故於鳥
趙氏司至者名青鳥氏司曆正也玄鳥氏適紀故於鳥
祝鳩氏司至者名青鳥氏司曆正也玄鳥氏適紀故於鳥
氏正器用正鳴也司馬也鳩氏司至者名青鳥氏司曆正也
無命以事則顛項以不來也仲尼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
而命以事則顛項以不來也仲尼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
之既而魯俱衰與聞之壞而遠方小國之夷猶信家
氏曰周魯俱衰與聞之壞而遠方小國之夷猶信家
多識之士猶有存者有王作皆可用為政故仲尼
夷狄之有人也若錄之也王作皆可用為政故仲尼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殺無之字

左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命於維與三塗長弘謂
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陸渾人弗知師從
師涉自棘津使宗史先其性于雜陸渾人弗知師從
其衆奔其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
渾故使穆于文宮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
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
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適王室而縱之雜處
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關土服遠以圖強
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總得無貶耳則
窮兵於遠慮內事外者可知矣
是陸渾時於楚而為中國之害至是荀吳滅之戎自
氏曰戎居諸夏之區固中國之害也晉武不能

冬有彗星孛于大辰

左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頃曰彗所以除穢布
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是火也布焉諸侯其有茲
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火也徵也火出而見今茲
火出於夏必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與不然而
天若火作其虛也鄭祝之在宋衛陳鄭平火房也星孛
也陳水之也其虛也鄭祝之在宋衛陳鄭平火房也星孛
漢水之也其虛也鄭祝之在宋衛陳鄭平火房也星孛
水之也其虛也鄭祝之在宋衛陳鄭平火房也星孛
若火之也其虛也鄭祝之在宋衛陳鄭平火房也星孛
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口火若我之用隼王贊斷言於

徙戎卒至於神州陸沉則中行穆子之滅陸渾
可衰矣然陸渾之戎本居秦晉之西北伊川侵通
外自僖之二十二年晉乃與秦遷之於伊川爭強
王畿則晉人始謀不滅之也於伊川爭強
掩其不備而滅之蓋不滅之也於伊川爭強
有哉陳氏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
吳也吳無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
大夫也吳無曰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

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
何在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
辰北辰亦為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
日有于大辰者
濫于大辰也

大辰心也示雅大火謂之大辰孔氏曰大辰心為明

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春秋元命苞

象也天子明堂布政之宮前漢書五行志曰明堂天

子位為大辰前星為太子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

爭也何氏曰心者天子明堂分為二天下兩主後

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

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事見左傳二十二年至哀

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

侵

是時吳人借亂馮陵上國日散於兵暴骨如奔其
 戾氣所感固將殲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
 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
 有占明矣宋氏曰大辰大火周本德火將出木將
 襄陵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
 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地之符也大
 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御獲唯鄭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
 得也工流何故不吉且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
 子魚先死楚師繼之而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
 命與後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
 罪吳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

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取餘皇以
 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穀梁傳兩
 進楚子故曰戰莊氏曰長岸楚地張氏曰水戰也

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汪氏曰楚先勝楚地五千
 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
 惟不能去說賤貨使費無極以說勝囊瓦以貨行
 而策士竒才為敵國用汪氏曰如屈之類故曰以侵削
 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
 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
 本勸賢必以去說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
 足恃也攻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

各保其微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榘火于玄冥回禘
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異耳異其同陳許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
何下記異也殺梁傳而志以同日有災子產曰天者
天或曰異人有謂鄭子產曰其日亦何以書同神
也惡如之國災也
同日為四國災也

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至于書焚室而寬其
征杜氏曰記所焚之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
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王瓚杜氏曰瓊瑋也
瓚也欲以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災竈曰不用
讓火

事上有而字

六月邾人入郟

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
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
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
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後言命也劉氏曰四
災非人所能為也其序宋衛陳鄭春
秋之正也同德則尚爵同爵則尚親

秋葬曹平公

左傳邾人籍稱邾人襲邾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
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
邾邾莊公反邾夫入而舍其女杜氏曰邾姓國在
瑯琊開陽縣汪氏曰書以惡邾且為宋公伐邾起也

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馬與之語不說學
而後及語其大不學則苟而可於乎下陵上替能無
不害夫學殖也學則苟而可於乎下陵上替能無
將亂乎原氏其亡乎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稷除於

附錄

太叔除之朝在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其庭小命速除乃
使於而陳子產曰晉無乃此方怒之除者南女而子命速除乃
毀從者止叔曰晉無乃此方怒之除者南女而子命速除乃
登俾則危况有災乎國之討乎不可小產之有備故聞之既小國
忘守則危况有災乎國之討乎不可小產之有備故聞之既小國
之邊吏不讓鄭曰國有災晉君大之夫不備故聞之既小國
憐然授兵登俾將以誰罪邊人君之懼不憂也敢不告執事
政對曰若吾子懼言敝邑之災君之懼不憂也敢不告執事
政對曰若吾子懼言敝邑之災君之懼不憂也敢不告執事
而亡君利之災又君懼言敝邑之災君之懼不憂也敢不告執事
望而亡君利之災又君懼言敝邑之災君之懼不憂也敢不告執事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居楚地矣以禮於許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楚喪地矣以禮於許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余舊國也鄭曰余許邑也葉在楚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土不可易也鄭曰余許邑也葉在楚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許邑也葉在楚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白羽說冬楚子使王子勝許邑也葉在楚鄭方睦鄭若伐許而仇敵也而
以自遷為名析楚邑杜氏曰自葉許於析實白羽張氏曰故
氏曰復封陳蔡而許亦遷葉故今自乘而遷許至是
三遷矣

戊寅景王二十有九年晉頃二齊景二十七鄭
定七年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年平十

三宋元九年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

附錄

左傳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以持其世而巳昭子楚之不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也

宋公伐邾

左傳邾失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

按在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稱邾人襲邾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邾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高氏下無霸而宋元於此一正入邾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宋氏曰凡書爵而書侵伐者多貶此繼邾人入邾而書宋公伐邾則與宋公之討有罪也王大夫曰因其臣之私請而興師伐國當時列國之政之故也

左傳夏許悼公癸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弑也穀梁傳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君舍藥物可弑責止也止弑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自責而責之也注氏曰悼公在位二年而死故君子即止十四年世子止之弟斯立是為元公

按在氏許悼公癸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弑

其君者止不嘗藥也禮記文王世子疾之藥必親嘗之古者醫不

三世不服其藥夫予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朱子

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不可以不謹也季康子饋藥曰血未達不敢

嘗楊氏曰敬慎其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

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

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

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茅堂胡氏曰悼公

而致卒也止不嘗藥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敬也

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有屢色跬步之間猶不敢忘

疾而可輕之乎自小人之情度之世子弑君欲速

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

位哭泣齧飢粥嗑不容粒益音益未逾年而卒無

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止不嘗藥

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

尊而不慎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

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弑

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顧以操刃而殺與

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

傳之說則誤矣注氏曰歐陽公辨必若此言夫人

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

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氏辭而闕之以為禽獸

逼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功不在禹下未有譏

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春秋以為弑君之

意矣陸氏曰容其世子君之故也聖人也許其止其進藥則亂臣

之禍也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罪之者非一類也然煨不故世
以瘡言也今人之治瘡多矣焯之而必死此類也然煨不故世
得法而反殺之孟子曰多矣焯之而必死此類也然煨不故世
無以弒書何也也孟子曰多矣焯之而必死此類也然煨不故世
而與殺不可也謂之與政有異乎曰與無以異也然煨不故世
以過臣故不可也謂之與政有異乎曰與無以異也然煨不故世
事雖若可恕於萬君父心雖可過而所以異於商臣蔡般進藥以
陳氏曰哀姜慶父出奔莒則公罪人曰公薨夫之疾許進藥以
世子邾公之藥而後人戒書曰世子邾公薨夫之疾許進藥以
也春秋將為後人戒書曰世子邾公薨夫之疾許進藥以
督萬商臣趙盾歸生曰微舒崔杼也非君喜日君皆無書
日可云皆正卒乎春廬陵李氏曰春廬陵李氏曰
見訓人泥而道不通也許陵李氏曰春廬陵李氏曰
君相類然晉靈公不加許葬而許悼公書葬也許陵李氏曰
事相類然晉靈公不加許葬而許悼公書葬也許陵李氏曰

已卯地震

自責逾年而卒其心可知矣趙看力能討賊而
討春秋一疑止而真弒父則也若陳氏因左氏止奔而
以說家疑句而盡廢諸傳之文也可

三年是也經書地安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
順以悖逆為犯上之惡是以時季孫強偕公漫不知省
變及於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
難悲夫

附錄左傳楚子伯也適於諸夏而楚辟陋言於楚
爭若大城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收南尹
是得天下也秦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拜夫瑕聘于秦

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齊晉又交輔之將以方城之外
叛自以為王信之問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方城之外
事集矣王執之三月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信於王遣之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而巳以告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對曰臣告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無及再已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來是再已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日奢之再已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彼君必來子材若無所入王曰命出於臣曰命事如之失而
我將死尚謂其弟然將為患必憂楚國歸政如失而
威為我死尚謂其弟然將為患必憂楚國歸政如失而
行不仁也擇其而莫之知也報父之命死而不辟勇也
名曰楚君廢其夫其勉之相從為愈尚歸之負如吳言不
伐楚之利於州其吁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言不
其讐以待之乃見諸馬而耕於鄙
而鄙以待之乃見諸馬而耕於鄙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鄭莫公反寤作夢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
○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
賢乎公喜時讓國也其謙國柰何春秋伯盧卒于師何
則未主于師公喜時讓國也其謙國柰何春秋伯盧卒于師何
或退賢子喜時讓國也其謙國柰何春秋伯盧卒于師何
而惡也短惡止其則身善為會諱君之當主也遂於國
子惡也短惡止其則身善為會諱君之當主也遂於國
子公之諱也殺梁傳自善者及子孫賢者之善也遂於國
子公之諱也殺梁傳自善者及子孫賢者之善也遂於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
自鄭是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
變例也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
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絕人而哭素衣
謂之以環玦如環而缺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

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

公孫賢之也范氏曰會以公孫之貴而得鄭既而

會之罪故書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

矣而何以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

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為諸侯所謂

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

子孫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

之矣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

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帝封姬嘉成帝

孫封孔吉宣帝求高祖功臣子蓋得春秋之旨矣

而公孫會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

而去也

妨大惡至不足也所以諱賢者之過也謂小不足

猶為之諱乎注曰反臣子之義亂人之倫也若

先書此南里故宋華亥向寧自華定自南里出奔

以公孫會繼其父之食邑而得專制之非先書入

乃說爾罪待放君之無命是書以法與其者如穀

而奔他國也廬陵李氏無此條書法不可考賈逵及

公孫皆以奔楚也然氏既曰此命是書以法與其者如穀

公孫故公羊有為然氏既曰此命是書以法與其者如穀

氏意諱之公羊有為然氏既曰此命是書以法與其者如穀

能使其眾曰春秋之管蔡不喜時諱之說夫叛則考

求後深察孔子不議其時臣能專武仲也無傷教而

也故深察孔子不議其時臣能專武仲也無傷教而

奔命其賢於孫歸父之遠矣降而齊公孫會之自鄭

知命其賢於孫歸父之遠矣降而齊公孫會之自鄭

胡氏亦以為賢者之例之後諱之似鑿矣而胡氏亦取

子宮子秋伐宰懼下及衛衛先下失軍聘如氏路鴻門
之喜王七齊渠不臣吾侯侯君臣守也于死射之駢慶斷
衛謚霄月氏子免君之草為請好朝稷將既析中遂駟北肱
侯曰貞高午之北庚牧莽乘見照曰越事出朱南從乘御以
告寧子鮐朔丁宮請圍之馬不蔽下草莽從亂使實出徒行
于賜出遂巳比除死親獲厚人其社敢辱君事曰公郭執師
齊析未鉏閏人與之執外從者敢不辭人為未宗曰君若惠
且鉏閏人與之執外從者敢不辭人為未宗曰君若惠君命
言鉏閏人與之執外從者敢不辭人為未宗曰君若惠君命
子謚月北辛宮不終夕與聞於燎寡曰寡不使故乃顧
石成辰亥公盟于彭殺燎寡曰寡不使故乃顧
齊成辰亥公盟于彭殺燎寡曰寡不使故乃顧
侯子宣公盟于彭殺燎寡曰寡不使故乃顧
將而宣公盟于彭殺燎寡曰寡不使故乃顧
飲以姜朝水渠齊也臣
酒齊侯楮師之遂之
編氏賜師之遂之
賜之賜師之遂之
太墓比圍上遂之

公實於而聞雖殺作圃于无左傳
孟戈蓋歸難其之亂公襄則衛
宗於獲死而對不謂朝人孟
魯車之於逃善曰謂朝人孟
驂薪門公是吾亦由曰亂孟
乘以外孟潛亦由曰亂孟
及當齊其子如子公初悞而
闕門子可也一抑公之初欲
中使氏也丙行以孟不善宗魯
齊一惟丙辰事利子善宗魯
氏乘於辰事利子善宗魯
用從門衛乎故假子善宗魯
戈公外侯吾不吾所於公齊
擊孟而平死是故勿為北宮
公以伏壽之是以吾不與乘
孟出甲壽之是以吾不與乘
宗使馬公以吾不與乘
魯華使孟祝有也子今也
以齊祝有也子今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子取勝寅誘附錄
無太向公群與左傳
感子行子公子向宋元
向樂於御子公寧謀曰公
寧與其戍公子問之亡無
之廩公未之則愈信多
子弟公如華公子執於私
羅辰公華氏子固之先而
華定子地請馬公孫六諸惡
之為質弗許援公丙亥向
子為質弗許援公丙亥向
啓質弗許援公丙亥向
與公亦遂公孫下殺有疾
氏取劫孫之癸癸拘公疾
盟華亥亥之卯向子以

斬
キ
ア
タ
リ
カ
タ
リ

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忘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
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
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
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
禮也公羊傳母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
疾也然則何為不為君也其曰有兄也目衛侯衛侯累
謂輒也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暴楚謂之踰衛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
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
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
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
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
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

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
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
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
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
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
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
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
隱矣家氏曰宗魯始因齊豹而事公孟豹將作亂
主既而乃與公孟俱死於齊豹不能去亦不以告其
繫信於豹而於二者皆失之知公孟之惡而事之
不能早去眈祿也聞齊豹將作亂不以告其主不
忠也雖與公孟俱死而得於死不足錄所謂求名而不
得者也文定之說有得於聖人之意臨川吳氏曰
凡稱盜蓋皆賤者但當稱人以其意不義故不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甯

諸則輔止說稱奔求非泄左國母其以不靈以以侯其經稱
家非以也見盜走名豹為氏故以無盡其至得惡張盜盜所殺殺所斥言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
皆卿為齊昭豹三亦春秋險危豹不之使兄盜賊預於政而有疾之國此必而廢故以保護
同矣豹也十未肯書齊大走豹而名不章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恐非也一孫年胡氏不其殺衛侯名不章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說故孫年胡氏不其殺衛侯名不章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亦曰翻胡氏不其殺衛侯名不章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是盜而陽取然春廬之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罪陳也然春廬之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爵氏也然春廬之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侯亦皆春廬之微此難之欲士蓋非亦發曰其
之曰夫書盜者四左氏於
說公奪也故司任公尉氏於

左傳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向鄭楚建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城子適晉申亥與鄭其徒與華氏樂舍司馬疆向
後食公與夫華亥與鄭其徒與華氏樂舍司馬疆向
患之歸公夫華亥與鄭其徒與華氏樂舍司馬疆向
死無乃矣公夫華亥與鄭其徒與華氏樂舍司馬疆向
子死之有命去請於華費遂將不攻華氏質公而
攻之君原華命余不而滋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曰于君而歸又向殺其子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司寇輕以歸曰又向殺其子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質必免公以歸曰又向殺其子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曰余知而無罪也入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而奔公不唯罪也入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公孫唯罪也入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子城公不唯罪也入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以三子城公不唯罪也入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里以子城公不唯罪也入華長其登冬十月寧公殺華亥
之曰父是乞師于楚子也

而無言時靡有爭心故詩曰亦五有和羹既平其
心成其政也靡有爭心故詩曰亦五有和羹既平其
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短長疾
徐哀樂以平其心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成也
聽之哀樂以平其心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成也
以不然君所謂可飲酒樂若琴瑟古之樂也而無
不濟水所誰能食之亦曰君所謂可飲酒樂若琴瑟
之不可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而無死則古之
氏始居此地前古之樂也而無死則古之樂也而無
所願也後鄭子產有疾謂其子無逢伯也何死之
政唯德者能死以寬服民其次莫如我死子必為
望而畏之故鮮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而多死
馬故寬難疾數荷而卒太叔為政不忍而多死
國多盜取於兵以攻之太叔為政不忍而多死
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之太叔為政不忍而多死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以濟猛則民
殘則施之以寬則民康惠以濟猛則民殘以濟猛則
詩曰民亦勞止詭隨以康無良式遇寇虐慘不畏
之

○
明斜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遺愛也
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景王二十有一年
庚辰十四年
公東國元年
鄭定九年
曹悼三
陳惠九
杞平
十五年
宋元十
秦哀十
曹悼三
陳惠九
杞平
楚平八
吳僚六

春
附錄
左傳
春天王將鑄無射令州鳩曰王其以心
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成行
之小者不窳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成行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則億於樂物則嘉成故
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懸矣王心弗堪其
能久乎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昭子數曰蔡其亡
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不告昭子位民之攸墜
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善聘止此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
諸晉史有司以齊國小而使鞅費之禮為士鞅怒曰
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馬為十牢杜氏曰晉
頭公即位通嗣君襄陵許氏曰禮好一牢而財求無
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汪氏曰魯則怒而
晉執舍蓋原於士鞅始則仇而要盟終則怒而責禮
霸者之臣所以修聘於望國之魯其非邦交之舊亦
矣甚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叛公作畔

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韞為少司馬多
僚為御士與韞相惡乃諸公僚曰死如死如命吾不
之公曰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死如命吾不司馬之
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司馬曰君若愛司馬則如死如
司馬死而君有命司馬曰君若愛司馬則如死如命吾
諸而遣之君必飲之酒厚子皮承宜及從者司馬亦
張句尤告之曰必欲殺也五子皮承宜及從者司馬亦
僚盡以重告張句曰必欲殺也五子皮承宜及從者司
甚則吾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曰必欲殺也五子皮承
行則吾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曰必欲殺也五子皮承
白則吾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曰必欲殺也五子皮承
入樂大鄭豐德華掣司馬而朝張句曰必欲殺也五子
月庚午宋城舊廊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公羊傳宋南
里者何若曰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陳有奉馬爾者
也叛也直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陳有奉馬爾者

八月乙亥叔軫卒

報公作座

付錄

後則人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 齊致恥也豈專門見之罪也... 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向輔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左傳賈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置其在君蔡無他矣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

余豹射也... 許也... 師犯... 亡見... 諸死... 又之... 城怒... 御為... 忌癸... 戰得... 之齊... 子從... 而其... 吳固... 後則... 則人... 待其... 衰盡... 及其... 勞且... 未定... 也...

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奔之曰東惡
之而賤之者如也劉氏曰殺祭云東者東國也曰東惡
而賤之非也蔡侯止名東當復去其上手即其半名
為法者使蔡侯疑此書宋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
田無歸入葬之或疑朱也然左傳照二七年只是尹事東
即東國而誤為朱也然左傳照二七年只是尹事東
國政平侯子出蔡侯朱也然左傳照二七年只是尹事東
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欵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
許氏曰公失其重矣故晉得輕進退之注氏曰晉
之伐鮮虞豈妨於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將伐楚以
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托辭
未聞辭公也况是年晉實未嘗有事於鮮虞蓋托辭
以拒公耳高氏曰魯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
能削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
能削也愈數及魯之益衰也則往而辭焉春秋蓋傷魯之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二

昭公四

辛景王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

已五年崩晉頃六齊景二

蔡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

六宋元十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僚七

春齊景侯伐莒

左傳春王二月甲子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
馬寵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于稷門之外莒於
是乎大惡其君高氏曰齊景矜而自功如此安能及
哉遠

殺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注氏曰八年秋

夏大蒐或以非其地注氏曰比蒲間而大意

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注氏曰公不與非禮也

爾三綱軍政之本注氏曰三綱軍政之本

民志孔子曰我戰則克於春秋於三綱軍政之本

先自治凡居於天地之間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然後禮義有所措此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

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

王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

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注氏曰禮記仲尼燕居田獵

是故觀于有築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

見左傳僖公臨于洛陽

帝也而漢祖遂王注氏曰前漢書高祖而發喪為義

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

其宰則據太都注氏曰南荆侯執國命

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

意也注氏曰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而十一夏蒐以為書

也注氏曰刺大夫盛強公比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

而後文王之野即功是以詩歌而後蒐田之是

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時

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禽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適也
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曰為亂願去之也
見且雄曰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於北山實也
儀實難已儀何害王弗應心疾五月庚辰於崇山使公人
皆從子將殺單無子劉子單子立劉金五月庚辰於崇山使
實起殺之盟晉之取鼓也既而反鼓子焉又叛以於
附錄左傳六月荀吳襲鼓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於
息鼓子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於
以鼓子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東陽使師偽羅者負甲以於
如京師止此高氏曰天子崩天下諸侯九夷八蠻莫
不奔其喪故七月而葬者蓋天下臣子之心雖遠近
得會其葬也今天下王崩諸侯無一奔喪者昭公但
使叔鞅往會之大夫之三禮也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左傳丁巳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王子朝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劉子奔揚單亥單子逆悼王于莊宮與召莊公謀曰
以如莊宮與亥單子逆悼王于莊宮與召莊公謀曰
頃子捷與之重盟必出王于莊宮與召莊公謀曰
而復殺擊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以而克者多矣從
群王伐之京人奔山殺劉子如劉單子以而克者多矣從
丙寅伐之京人奔山殺劉子如劉單子以而克者多矣從
績于京乙亥其平公亦敗于叔鞅至自京師言廢也
之亂也閔馬父曰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為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
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
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有夏之君當王室內大強之時其作鴟鴞詩以遺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乎諸王子也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乎諸王子也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

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
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
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
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曰王不
其變臣有不名各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
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
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曰王不
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

侯則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穀梁云其曰卒
失嫌也亦非也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于諸侯未
踰年不可言崩又謂之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耳何嫌之
失廬陵李氏曰公穀皆以子猛為篡故卒義不可從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敬王二十有三年晉項七齊景二十九

鄭定十一年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士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汪氏曰叔弓之子鞅之弟也子請嗣為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自武城還而南徐鉏武成塞其前斷其後弱
不出是弗歸也還自離姑武成塞其前斷其後弱
水而弗歸也還自離姑武成塞其前斷其後弱
地邾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如晉
夫坐叔孫曰我行人叔孫舍如晉
夷也寡孫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之固周制也邾又
故也乃不果坐介子服回在請使之固周制也邾又
之叔孫聞之去魯與其朝士彌牟聚其眾將以叔孫
良圖而君以聞之去魯與其朝士彌牟聚其眾將以叔孫
命也若皆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亡叔孫
聽其辭而相執焉子雖悔之何及所謂亡叔孫
人過知館以如先歸執之伯使名居孫從者四伯
者之病將館於他邑范叔孫求貨於立期孫使請冠
其冠法昭伯與之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因郊饋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注氏曰明
年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尚未察於嫡庶是非之
其使則時雖遣師圍郊○趙氏曰公羊云非
辨是以助敬王之力也○趙氏曰公羊云非
伐天子也此實非伐天子也○趙氏曰公羊云非
惡哉廬陵李氏曰公羊注以也若實伐周豈為其掩
夫主之春秋不與天子注以也故不係于周此間田有
實者也陳氏曰向者子帶之亂而後文韋園溫不則
書以其討亂也今敬王即位逾年而後園溫不則
非晉志也是故人之此說極是但園溫不見
亦未知果與之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茅堂胡氏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
見用又奔之失德也高氏曰因朝于楚而卒

秋七月莒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鳥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
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鳥

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試君
成各遂來奔齊以納郊公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呼報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

人患之又將叛齊鳥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

人納郊公杜氏曰庚與著丘公之弟郊三代之得

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

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鳥故之也高氏曰

正而立又不安其國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

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臣氏曰郊公在喪不感亂

微者而可微之為義或以位或以入或以事春秋書

法達王事各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

子晷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整作兩晷若門及逞公作橙整作盈齧五結反

左傳吳人伐周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而獲公子光曰諸
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沈之君死其
吾聞大夫之事而頑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死其
師陳大夫鬬諸而頑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死其
而借師以整無多寵政令頑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死其
與陳必先奔請先者去備諸侯之師也若分師以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諸侯之師也若分師以
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人三軍從先擊
掩餘師左吳之罪人陳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夏齧君三國之師使奔許
蔡頓曰吾君死矣君及陳大夫夏齧君三國之師使奔許
曰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楚未陳也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許戰之辭言之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以許戰之辭言之
國亦新夷狄也其言生得曰獲陳夏齧何生死皆曰獲
則其言獲陳夏齧何生死皆曰獲胡也穀梁傳中國之主
此其言獲陳夏齧何生死皆曰獲胡也穀梁傳中國之主
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非不敗胡子晷沈子逞其滅乎其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爲
不書楚令尹既喪息浪楚師已燧子燧反杜氏曰

重主喪亡故其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
也劉氏曰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
卒楚師與吳相接故經不書楚也注氏曰左傳記楚
敗奔之使然後許與蔡頓而許蔡頓之師亦與六國
相接明矣高氏曰此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夫六國
胡沈蔡陳許皆楚與國也吳伐州來楚人益弱夫六國

之師以救之於是吳人禦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
之盡敗其師於雞父也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
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
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
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
能以禮自守後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
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
之者咸其自取焉耳亦猶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
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
臣也社氏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君死
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

熄一作息

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
也吳獲陳夏徵舒死也言與國滅同也生禽曰獲大
夫生死皆曰獲諸侯夫生則書名以其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
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
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也其義行而亂自
熄矣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
夷狄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胡
髮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
滅為文也陳氏曰夷狄交相敗不書必敗中國而
後書吳敗六國自入春秋未之有也是故吳子賤
稱國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如字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不能作
未能

壬午王朝入于尹
子朝劉子從尹
已丑召伯與南宮極
樊齊以王如劉甲午
七月戊申羅納諸西
敗諸鄴甲子尹辛取
未三年其稱天何著
曰天也別其居而王
尹名何也朝也乎

立者不宜立也王猛當立而不能立故稱大臣以
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狄
泉而不言立
既葬已踰年矣春秋之法未葬未踰年則不稱王
王既葬又踰年則稱王高氏曰敬王始立而未葬亦不稱王
王正也景王崩已踰年矣不可曠年無王故稱之也
氏曰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

王城謂之西王善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
朝也薛氏曰秋泉不書出在王畿之內也子朝庶
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

立而目尹氏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

立晉衆人所欲立也非周人所欲立也劉氏曰衛人

莫之君也孫氏曰嗣子有常位不言立者篡辭

高氏曰衛人立晉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

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

之檀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特以氏稱之

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詩也亦譏世卿

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有美而

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

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
 由立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心游夏不
 能與也狗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陸氏曰大
 多不識世御也言尹氏則世御以世御之名可見矣
 尹氏立此教者足以見世御之惡也陳氏曰書居而
 尹氏朝也言尹氏獨與尹氏所欲立也衛氏曰晉之
 衛人衆立之則莫之與也盧陵李氏曰晉之立書
 書則人衆立之則莫之與也盧陵李氏曰晉之立書
 意謂未三年外復書此言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公羊
 然王年之後命自上下天子合稱之矣毛伯求金不
 臣乎稱之理自上下天子合稱之矣毛伯求金不
 朝也釋者謂據衛人立晉不稱公子切恐未然衛之朝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公震今西王
 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地
 震魯地也南宮極為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汪氏
 曰王城地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陽州之孫
 顯矣
 人既討其若之賊國無君矣眾奉晉而立之疑其
 可也既書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為篡
 乎是既書王居于狄泉又書尹氏立之則其為篡
 以見景王寵庶間嫡之失爾
 附錄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鄭召吳人而啓之冬
 伐吳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入鄭取楚夫人而啓之冬
 賢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入鄭取楚夫人而啓之冬
 人乃縊于遠也死曰再拜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

河下公殺又有公字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

左傳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於晉而一見止注氏曰五年晉欲止公不果十五年晉人止公

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注氏曰二十一年晉人止公

書有疾乃復殺耻也注氏曰殺猶戒也何氏曰因有疾以殺畏晉之耻楊士勛曰公之如晉四不得入假言有疾實由季孫之不入今實有疾別於無疾而反也

之曹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

亦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

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自立而後能行

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

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

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其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

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注氏曰是時叔孫婁

拘囚於晉未有赦命昭公是行本以請媿而中懼

晉之不見納故托疾而返春秋因其託疾而書之

疾亦不當復不可壅君向也人君修命以修聘國之好有

疾則不可復既有疾

則不得成禮故也

附錄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城郢邱沈尹戌曰子常必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夷天子卑守苟不能備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四

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成邾今土數圻而却是城不亦難乎

○癸敬王二十有四年置頃八齊景三十一衛靈
未二年曹悼六陳惠十七昭公申元年鄭
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七昭公申元年鄭
宋无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年禘曰何害同德慶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所以與也君其務

王二月丙戌仲孫閱卒

汪氏曰孟僖子也子何思嗣焉大夫是為懿子

○叔孫舍室自晉

左傳無叔孫字

左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蹊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効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禮將致晉諸從者使彌牟逆之故是以父子不腆散邑夫執則致致則厚由上致之也

大夫執而致則名注氏曰據十四年意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事見左傳其五年其事可見矣及意如

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
 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
 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
 也劉氏曰姑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
 謂辭繁而不殺者孫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哀而
 公羊而公羊又無傳也謂辭繁而不殺者孫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哀而
 劉氏因其可哀而褒之之意謂辭繁而不殺者孫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哀而
 附錄伯立於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士
 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

附錄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亦有言曰發不恤其國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
 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
 齊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罄矣惟壘之
 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附錄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
 拘得王者取其王將賣之則為石玉定而獻之與
 之東

吳滅巢

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七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
無倫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師勞王於豫章之汭越
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焚師從王及圍揚而
還吳人踵楚而邊人及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
戌曰七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
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劉氏曰書曰巢伯來朝巢
楚間小國楚取之以為附庸注氏曰文十三年楚
人圍巢則巢猶自為國至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
于巢則巢服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
屬於楚矣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
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
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注氏曰
如曹

葬杞平公

齊西齊取汶陽鄆謹龜陰皆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
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
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諸樊曰吳之滅巢能復
也

甲敬王二十有五年晉頃九齊景三十一
申三年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昭二鄭
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昭二鄭
宋元十五卒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
而賤司成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
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時其躬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使昭子右坐
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曰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
語相泣也樂初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
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姊心之精爽是請
魂魄元夫去之何與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公告樂祁
樂祁曰與之如是而能退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
喪政四公矣詩曰民之命猶可動必憂矣魯君失民矣
以鎮撫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矣魯君失民矣
馬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矣魯君失民矣
父之命如陳公孫茲之如羊嬰齊之如晉皆因聘而娶
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
鄉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鄉逆之則名雖為臣
而實行曾君之事尚何待
昭公孫齊而後專曾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諸五計及六穀作倪音諸後同大心公作世心後同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

父音甫

左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戌人曰明年將納王于大叔見趙簡子曰敢
問何謂禮對曰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
也地之義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
之明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禮之謂也
五章為五牲三犧以昏亂民失其性為五禮以奉
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昏亂民失其性為五禮以奉
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五禮以
下以則地義為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五禮以
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二物為五聲為五禮以
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懼殺戮為溫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植長育民有志言有惡喜怒哀樂生
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舜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倘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
 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其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民之所謂成，大人之心曰：我不亦宜乎？簡子曰：
 能自曲直，以起禮者，謂之成人。大人曰：我亦宜乎？簡子曰：
 軼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亦宜乎？簡子曰：
 周為客，若何？盟之，不曰同，恤曰自，踐曰士，以不來，何？
 之，不命，而何？盟之，不曰同，恤曰自，踐曰士，以不來，何？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曰：命以
 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無乃不可乎？右師曰：命以
 使而欲，皆盟以于盟主，其不祥大焉。張氏曰：黃父命以
 黑壤，晉地。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
 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圖之。
 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
 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
 猛之，無寵單旗，劉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

晉獻一作
 獻公效一
 作効

召伯與南宮嚳，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
 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
 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度孽配適，奪正至於
 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
 哉。汪氏曰：幽王愛伯服，立為太子，而黜然則黃父
 之會，主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
 冢君克脩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
 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
 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
 辭。汪氏曰：如漢以宦官誅外戚，而封列失此義矣。
 高氏曰：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播越，諸
 侯皆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

正事能禳其災宋有雀生顯康王用兵暴虐射天
答地尋至頌滅今昭公昏庸視天戒而不知省天
于陽州尚誰慰哉張氏曰邵子曰天地之氣自南而
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地之氣自南而
北禽鳥之類得氣之先者也鸛鶴不踰濟而南而
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後晉霸不競為中
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侯斂之先晉霸不競為中
越皆以齊晉猶足以抑之自侯斂之先晉霸不競為中
則知鸛鶴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
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者有中一辭也又
有繼之辭也杜氏曰季辛下旬之辛言又重上事啖
氏曰季辛不言大雩上可知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
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雷雨地震四
見於經三年四年六年兩雩十年地震旱乾為虐相繼而起

三年六年八年十年十六年二十
十四年及此年七書雩

有鸛鶴來巢異之甚也

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
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又身脩德信
用忠賢異災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
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
邦享國長久劉歆曰野鳥自外來登於宗廟器是
繼嗣將易也高宗恐駭謀於忠賢修
德正事能禳其
妖致百年之壽軍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
身脩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
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
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
以為後世鑒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一歲而二雩一
月而再雩皆曠祀也公羊云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
孫也謂奔也次止地

內出奔稱孫隱也

家氏曰季氏逐君而以自孫自

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杜氏曰陽州齊魯竟上邑未

以昭公之失國以來未之有也於此是再見昭公欲伐

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父君無多辱公不從意

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

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父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久憑作

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

氏殺卻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杜氏曰

且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

亡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

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一

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

于也

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怒奔魯之群臣亦無敢忠

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起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

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程子曰人君之尊雖

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

屯其膏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

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

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

馴致為之不暴也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下及是其德施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

未能光大也

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
 私欲而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東萊呂氏曰使
 則昭公必不至孫也汪氏曰秦之趙高專政推者
 三世廢置其君在也其千乘之國二庸弱尚能討一
 而夷其不克而昭公奔者何哉即之位賢而民不見德
 季氏無德也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無謀也
 則無言則無人也臧孫小及子家駒之賢而無謀也
 能脩政蓄備而遷信群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聞言則無兵也四者無
 一焉而奮然怒蹙而莫有聞言則無兵也四者無
 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爾使昭公果能修德用賢
 俟其信孚於人而濟苟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一舉
 而戮其巨姦其誰曰不濟苟恬然不為而終於亡一舉
 取哉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寡人之罪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于齊之禮也善物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先下之命也善物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以寡人之命也善物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憂寡人之命也善物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不齊君無信不魯也善物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齊君無信不魯也善物也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載書曰外內不命示好惡同信罪之伯率從者將盟
 無通外內不命示好惡同信罪之伯率從者將盟
 以盟通外內不命示好惡同信罪之伯率從者將盟
 或欲通外內不命示好惡同信罪之伯率從者將盟
 也通外內不命示好惡同信罪之伯率從者將盟
 將欲弒季氏而何守焉乃不通外內而君亡而惡定焉可弗
 吾欲弒季氏而何守焉乃不通外內而君亡而惡定焉可弗
 諸侯未弒季氏而何守焉乃不通外內而君亡而惡定焉可弗
 大路也且夫王戎曰吾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言於公者何昭
 之禮也且夫王戎曰吾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言於公者何昭
 之禮也且夫王戎曰吾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言於公者何昭
 齊侯將唁公于野井陰為近也故也書曰公孫

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
 隨君於大難君不隨君於大難君不隨君於大難
 高子執事未就致服於君君不執事未就致服
 在外及喪人無錫之辱大禮昭昭公拜稽首
 寡人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昭公拜稽首
 未之敢用敢以請昭昭公拜稽首
 君之執事未以羞敢以請昭昭公拜稽首
 能以請昭昭公拜稽首
 人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昭公拜稽首
 之敢用請昭昭公拜稽首
 孰君而無稱昭昭公拜稽首
 以禮與其辭足觀矣齊深傳弔失國曰言言公不自陽州逆
 入於魯也孫氏曰野井齊地弔失國曰言言公不自陽州逆
 侯言公于野井野井齊地弔失國曰言言公不自陽州逆
 言者弔也生事曰言言公不自陽州逆
 侯言公于野井野井齊地弔失國曰言言公不自陽州逆

取下一本有
有子家駒之
賢而不能庸
十九字

之蓋為以遇禮相見路氏曰遇者草次之禮若道
 恭也故簡其禮不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
 以會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
 何以失國而不友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
 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
 顧見左傳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禮記雜記夫人
 自昭公始主娶同政令在家而不能取而屑屑焉
 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
 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脩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
 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社千社二萬五千家為
 給公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
 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

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孫氏曰言慰安之辭齊大國也... 國徒能言昭侯致於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意如于魯... 氏曰觀齊侯致於野井此齊侯之惡亦可意如于魯... 井以言為名拒于陽州侯之命也... 禮借乎齊而伐臣至順也... 乎拒公而己象氏曰書齊侯之言... 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也... 馬廬陵李氏曰經書言者三皆所以罪齊晉忘大... 義而崇微禮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 執昭公與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師展告公將安子而納公適公館者... 公孫而書舍卒言晉之為馬而歸公使昭子自鑄歸公館者... 將國而祈孫舍以昭公失國憤如無道慮國難賢之... 憂國所至因禱以昭公失國憤如無道慮國難賢之... 卒之不敢嗣為大夫是為叔孫成子為後世勸氏曰劉氏... 曰姑而反自殺忠於春秋顏子納公在也... 在氏而不可自無死也... 死而不可自無死也... 主此說夫昭公苟志於仁矣無以死... 倘正之駸夫昭公苟志於仁矣無以死... 徐為之圖今乃付之誅無亦可命不... 此意在林所為不蒲也... 昭子誰不自闕歸見平子成各子孫不謂生而...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而

附錄 左傳 壬申尹文公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晏太子栾即位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 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 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 之靈獲保首領以君若及唯是編附所以藉幹者請無及 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度先君命不美群臣以 敢守之弗敢失隊臣之死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 君命祗辱宋公遂行臣已亥卒于曲棘 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 穀梁傳 邾公也 莊氏曰 曲棘宋地 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 按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 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 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初初曰與之如是

十有一月齊侯取鄆

左傳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公羊傳 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穀梁傳 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

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 民父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 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 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 書其地以別之也 劉氏曰 諸侯有方伯連帥分災 之所急仁義之本也 救患扶傾濟弱誅叛討亂王政 其家未嘗有言其地者而左氏卒獨見其有大親之 國憂諸侯不加省而也 冢氏曰 齊晉二大國坐視 逐君恬不討魯之強家非能視天下之惡猶已之 華向者而此春秋之善 惡豈能及此春秋之善 其卒于行錄之也

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於
 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為不臣注曰經書諸侯失
 昭公之孫特言次于陽州是昭公雖為季氏所逐
 而未見絕於國人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謀獲國
 也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
 為不君注曰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
 儀也齊高偃納比燕伯于陽亦不言齊取陽也
 書齊侯取鄆無于公至自齊居於鄰國之上則
 以取邑則鄆人不受命而無所於居矣力君者有
 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
 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

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
 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
 明矣注曰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
 陳氏曰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畧可知也
 則何不以書病齊侯也齊侯將納公以梁丘據以居公
 成則是不果而齊侯之盟合諸侯徒曰公納公三年而
 公原氏是取而晉政已衰故取權未與國所屬齊成則
 志修桓公曰是時當請命夫霸王號召與國納昭公于
 魯戮意如以業當命夫霸王號召與國納昭公于
 務姑塞已責示於天下而霸政卒矣乃以國納昭公于
 之此目其責以君之臣爾其志取與外曰不書齊侯爵
 而圖以討其人則君之臣爾其志取與外曰不書齊侯爵
 胡不異其辭則君之臣爾其志取與外曰不書齊侯爵
 亦不得謝氏本程氏之說而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不能
 而西不謹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不能
 洛不登叛人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為齊侯有修乎
 討不登叛人之取書人矣故意林以為齊侯有修乎

地故書在臨川吳氏曰曰居維非所宜居然猶吾
士也曰在者非吾土矣蜀杜氏曰春秋書王猛居
于皇天王居于秋泉志天王之失政而尹氏專之
也書公次于陽州居于鄆公圍成志魯君失政而
季氏專之也

夏公圍成

左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錦示子通先入幣欲
之也魯人買之百兩群臣不盡力于魯君如晉卒于
事孫昭也然據有異君無疾而君若待于曲棘使
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
從魯君以上為若可師有從之使君而君若待于
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君而君若待于
成大夫納質弗許曰信女有都於衛國也請息肩于
之許納質弗許曰信女有都於衛國也請息肩于

成而後告曰不勝眾之飲馬于沿者曰將以厭眾魯成
洩後子射之不勝眾之飲馬于沿者曰將以厭眾魯成
其馬將擊鞅之改駕人瓦以胸為醜也七而入者三寸
可懼也擊鞅之改駕人瓦以胸為醜也七而入者三寸
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襄帶從御曰又之車曰軍無
甚口中平子失弓而罵以告平子亢曰有君之白豎射
敢亢平子失弓而罵以告平子亢曰有君之白豎射
於苑車之御曰羞為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斷其
圍者以言圍所以言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斷其

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
申豐適齊貨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
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无公
為于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傳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孫氏曰盟于鄆陵謀納公而不可也高氏曰公失國而會諸侯為此盟以莒邾杞魯皆魯之與國也王氏曰齊盟諸侯大夫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侯蓋是時諸侯大夫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終據于鄆侯蓋是時諸侯大夫于鄆陵謀納公也而公丘據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也十六年齊徐邾莒嘗盟於蒲陔而自盟會宋邾邾徐邾嘗盟于晉之則諸侯有盟也待伯主而自盟會矣於是始書以晉之則諸侯有盟也待伯主而自盟會後齊專盟矣廬陵李氏曰鄆陵之謀此于鄆陵之盟也乃齊侯假納公而伯志則復比杏之業何難哉既而卒不能納也公則叛此而紀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汪氏曰行而返必告廟告廟則書至召誥稱王朝步自周至于豐去鎬京二十里而文武昭也昭昭如公之居鄆則非宗廟之所在矣而昭昭存君而勵臣子無不忠義之心銷亂賊淳逆之惡也雖然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太宰取詳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于祖禰矣顧季氏強持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公至吾聖人強持專復疑於世而特志也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而好善方長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

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授不可賈也王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速辭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
茲不從也楚國何昭王必殺

冬十月天子入于成周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
何不嫌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

左氏曰晉知罃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

成公般班戍周而還善無一言及之何也罪晉不

臣而哀周之衰也晉為同姓大國爵為侯伯主盟

於時不能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

圍郊而丞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原

功而善之則藏姦觀變不忠不若以納王之不曰入

于京師者京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

周二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

王寵愛庶孽魚列弱其世適音之罪著矣安定胡

狄泉故稱外孫氏曰子朝之亂甚矣悼王既死因

者言歸嫌與即位始反正于宗廟不言歸而書入

猶不書入也陳氏曰惠王自出皆不書襄王則書出

皆書入幸也於王是悼王自出皆不書襄王則書出

氏曰漢河陰也王即郊亂矣武王遷九鼎周公營

食者洛陽縣也周公營武王遷九鼎周公營洛

成周也漢洛陽縣也周公營武王遷九鼎周公營

遷定都于洛陽所謂洛陽也周公營武王遷九鼎

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王曰東都蓋以鎬

故王入洛成周而居左氏曰叙而王時入朝據

朝之後合依周經正之居左氏曰叙而王時入朝

公羊以左傳為東周正之居左氏曰叙而王時入

也然左傳為東周正之居左氏曰叙而王時入朝

子敬也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城也天子之

敬也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城也天子之

敬也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城也天子之

敬也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城也天子之

敬也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城也天子之

辭以行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
禮甚矣文辭何為毅梁傳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

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
者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
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反鳥故非
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
天下不以為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
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羣小
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嫡音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
羣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
盛申生已死而奚齊車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

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音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
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何

曰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毛者明本在尹
氏當先誅首惡後治其黨陳氏曰尹氏獨欲立子
朝矣兼言召伯毛伯者為不敬王在外四年而後
二子為之也然則毛伯為不敬王在外四年而後
惡則有奉之也然則毛伯為不敬王在外四年而後
朝將尹氏莫知其朝者宜立也故終始乎尹氏以
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其罪已甚矣義曰子朝
子所黨助故書曰尹氏召伯毛伯不容誅矣然由
以者不入于成也後言子朝之罪由三伯子致朝
然後罪人咸服也汪氏曰尹氏世大夫子致朝能
立朝書以朝奔楚也始終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
出者君與在竟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受
之君與在竟外之臣但書奔爾書曰奔楚則受
墓賊之罪亦見矣○劉氏曰左傳云召伯既逐子
朝而歸敬王矣又當言召氏經曰朝奔乎若云召氏
則

高氏曰書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一書至自會居于鄆者一書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自魯國臣子之義可絕乎春秋之作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秀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替左司馬沈尹戌帥師以君舟師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復我時也弗可失也告諸曰上國有言曰不吾廢也何復我時也王曰吾欲求之若克季子雖有言曰不吾廢也何復我時也王曰吾欲求之若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與鮑氏也鮑氏之門外光曰鮑氏之門外光曰鮑氏之門外光曰鮑氏之門外

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此公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

甲子長反諸樊次餘祭側界次夷末次季柎光

諸樊之子也僚夷末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

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

也僚烏得為君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於光其稱

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太事事莫大於

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

靖人無間去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音之所以

安商周注氏旦伊尹相太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

焉國人投之遂弗熟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
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悼王之
族呼於國曰鄆氏費氏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
室蒙王之與令尹曰君不利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夫
而莫之止也劉氏亦甚乎然而卻窵則有以取之有以
取之莫之止也劉氏亦甚乎然而卻窵則有以取之有以
成是南箕張氏曰侍國人之不審已而無見幾知人之
明以立於見殺宜矣

○秋晉頃士鞅宋景樂祁犁衛靈北宮喜

曹悼人邾莊人滕悼人會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比宮貞
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
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儲而能出君乎季氏
豈其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以之怒而啓孫氏罹禍之濫而自

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其
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
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
事君如之願也故請從以難復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皆辭乃辭小國而請從以難復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

按在氏扈之會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
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
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
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
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
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
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
于扈將為于偽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

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以令成周故也春秋所入季氏之亂也晉頃曰齊景為鄭陵之盟而梁丘據二君禍於齊六卿伏於晉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禍於齊六卿伏於晉戚無積薪而已孰知口常君禍於齊六卿伏於晉內盜之積薪也汪氏曰文昭公五年魯討之齊亦足於晉人弒舍之罪如晉靈受其賂而弗克討此年之會商本非謀討意也但謀納昭公而弗克討此年之會商無弗克納之意也秦致諸侯之成于周而能踐夫周之言故也抑亦聖人於所見之世直書見義主人

習其諱而問其值未
知已之有罪焉焉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莊快來奔

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書邾快又至三叛之入自俱以魯為主邾快而聚其逋逃為過之甚故悉書之以示讎也徐邾小國無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黨魯大夫故但舉名而畧其氏高氏曰快亦三叛人之來奔從其類也邾快來奔之意如復納其君之罪君其勝誅乎快邾之臣使不叛其君不足錄也春秋所不至秋復受之而遺誅季氏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人實譏季氏也

公如齊

左傳齊侯請饗之... 以說于國... 無極與... 子常曰... 除讒以... 新有君... 將師矯... 幸以興... 無目使... 知去朝... 謗而弗... 之仁者... 知其罪... 謗于且... 敗于尹... 為無望... 之而自...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人將戰于家子既曰

公室自齊居享鄆

高氏曰公以齊之甲楚之援歸而明年如晉據范獻... 欲使重見從宴媾也... 而奔齊今行飲酒禮而... 安不在坐也子仲魯公獻主此公於二年謀逐季氏不能... 禮君宴大夫使宰為獻主此公於二年謀逐季氏不能... 為齊侯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主此公於二年謀逐季氏不能... 馬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主此公於二年謀逐季氏不能... 左傳齊侯請饗之...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人將戰于家子既曰... 亥丁六年二十有八年... 敬王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 齊景三十... 衛靈二十... 蔡昭

亥丁六年二十有八年... 敬王二十有八年... 晉頃十... 齊景三十... 衛靈二十... 蔡昭

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
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闔
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
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
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梁德公在外也杜氏曰乾侯晉竟內邑孫氏曰公
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齊既不見禮於公
又不得入于晉昭公窮辱如此任氏曰齊既不見禮於公
與季氏不入于昭公中國主盟所以乾侯禮宜乎或問公
乎昭公自不欲進乎仰齊晉之若阻之而不使之前

乎筆州之意安在
于陽州者不得入于齊也于乾侯者不得見于晉也
人君失國出奔而群書其所在見臣子不可頃刻忘
非亦必欲知其所居之安與否也而進退去就之是
至河乃復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
晉次于乾侯傷其見拒於晉不得入而徒返也兩書如晉
於至是而復外雖見辱而內猶不失其國也書次則止
竟也次于乾侯無可復之道矣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
侯而後書在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于陽州猶曰齊魯之
存公而後書在乾侯進退維谷則羈旅于陽州猶曰齊魯之
能自振亦可書不一書然昭公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
事晉頃拒而弗受畧無兄弟之跡愈遠愈微而愈不
不重可冀哉○劉氏曰左傳記晉人云魯不告于晉
去年謀納公是魯告晉
矣豈得誣其不告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寧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左傳晉初勝與鄭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
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於晉侯晉侯執祁盈
祁勝曰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使吾聞勝與臧之罪也

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
弗氏矣遂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甯

附錄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
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為平陵大夫
夫魏成為梗陽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
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韓固為
為平陽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韓固為
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成餘
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魏子謂成曰吾與皆受
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曰吾與皆受縣而後
其以我為黨子對曰義在何也魏子謂成曰吾與
近不福同居利對曰義在何也魏子謂成曰吾與
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有天下無淫行
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詩曰唯此文王

春八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何氏曰不致以晉者未至晉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甲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嚴梁至晉不見受何氏曰言來者居鄆從國內辭公

遣使疏吏來唁襄陵許氏曰荀躒言公也高張不馬高氏曰言于野井齊地也言于乾侯淺事也亦晉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但書來而已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所類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

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

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

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

不有其身是謂微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

宰獻儀禮聘禮大夫聘公拜醢遣使來言而稱主君宰獻送醢宰夫薦籩豆脯醢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嘗主夏盟而

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

國也昭公朝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

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家氏曰言虛禮也茅堂胡氏曰歸言衛侯婦人之事也齊晉大國亦止言公而不能討意如之罪春秋書言譏之也汪氏曰衛

獻公出奔齊滅統如齊信衛侯春秋不書以是為
不荀足書也而昭公之孫齊侯野井之信高張之言
而荀不能納之官莫不齊侯始親言且猶有恤晉之徒能言公
高張來而弔其至晉不見受且比公於大夫適以
耻公而已

附錄左傳三月巳郊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
之曰魯則勤人為禍固復也日有歸人遇之周郊
三歲乎夏五月庚寅宿王子趙車入于薊以叛陰不
之倭敗

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於乾侯
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侯求獻其乘馬曰食
服之而歸公將為之饋行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
之乃以幃暴之賜公餼行家子使獻龍輔於齊侯
出公銜先公為之母曰相與階出請相與階告三階

日公為生其母先以此禍也且後生而為私喜於陽穀而
思於魯曰而高氏復曰齊侯次於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矣復不見也而高氏復曰齊侯次於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冀未見也而高氏復曰齊侯次於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俱歸馬如也而高氏復曰齊侯次於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無氏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左氏云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莊射王手中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人而子以王手中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黜公而子以王手中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朝廷子何暇人而子以王手中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易太子何暇人而子以王手中每歲歸昭公居乾侯四年始適乾侯如諸侯出奔如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諸五計反
穀梁傳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
是天命也非我罪也高氏曰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附錄

左傳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
龍對曰御龍實不獻知非龍實以二古者亦聞之而董
知其故是御龍能求也對曰昔有飲安有龍多歸之曰
父實甚好龍事帝舜帝賜以飲董氏世有龍及有封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以飲董氏世有龍及有封
諸駿川駿夷氏其後也帝舜賜以飲董氏世有龍及有封
夏孔甲擾龍于帝舜賜以飲董氏世有龍及有封
後有劉累學擾龍而帝舜賜以飲董氏世有龍及有封
夏醢嘉之賜龍于未獲龍氏以豕韋之甲能飲食之
魯縣范氏食夏後也獻子饗之既而求之懼而遷于
物有官不食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何故無職則死夫
之失官不食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何故無職則死夫
氏仗封為湮不食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何故無職則死夫
正曰句芒火正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土曰句芒火正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然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曰飛龍在天其央三曰人
三

冬十月朔潰

亢龍有悔其坤三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三曰
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無首吉坤之剝三曰
祀誰氏之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無首吉坤之剝三曰
曰脩及熙為玄冥金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脩及熙為玄冥金木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顓頊此其二祀也後土祝融共工氏有子昌芒龍為
后土此其二祀也後土祝融共工氏有子昌芒龍為
之來曰柱為稷自夏以卜為社稷之周棄亦為稷自商
祀之來曰柱為稷自夏以卜為社稷之周棄亦為稷自商

公羊傳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邪之也曷為邪之君
存焉爾穀梁傳潰之為言潰何邪之也曷為邪之君
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自是

民逃其上曰潰氏專魯民不輔公故鄆潰自是
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

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反知陵至於潰散豈

非昏迷不返自納於罟... 其從才用者又皆艾... 下不堪所以潰歟... 建如此然則去宗廟社稷... 輒改過以補前行... 得乎噫故書以為後世戒... 言稱罪昭公之意高氏曰... 皆稱罪昭公之意高氏曰... 之出居於鄆而鄆潰見魯... 注氏曰昭公謂德澤以固... 夫苟昭公之德澤以固結... 公則燕樂殺之使叛其民... 去也燕樂殺之使叛其民... 殺齊湣王分其地未期年... 袒右攻賊以季氏之疆孰... 公不若齊人之思念其君... 何也豈非昭公失民既

父而若是耶然則鄆民... 耳濡目染之有素而非... 附錄左傳冬晉趙鞅荀寅... 尼曰晉鼓鐵以鑄刑鼎著... 受其法度以經乎失其度... 尊其貴以執之能守其業... 公是也無刑之官為鼎... 守國之亂序何以為國且... 行氏其亡乎中寅之何下... 以為國法蔡史墨曰范氏... 趙氏趙孟與焉然也又加... 得已若德可以免不

丑巳 敬王二十二年 晉頃十四卒 齊景三十一 六
二曹 聶三 陳惠十八 杞悼六 宋景昭七 鄭獻
五秦 哀二十五 楚昭四 吳闞廬三

夏六月庚辰置侯去疾卒八月葬晉頃公

頃音傾

也○劉氏曰左傳云去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
過也非也向者公雖是以去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
在竟內則猶君也謂是時以不歲首猶鄆耳去人所公如
然不于乾侯但謂也書也今止之潰散公無事入居自
旅他國非其在故書也豈在微過哉公雖有是聖
人至意深淺各有所出但氏專攻諸侯則已
若季氏之悖也其寧縱釋季氏魯之次諸侯則已
氏曰杜氏云釋也朝于楚昭公之次諸侯則已
所多矣惟襄公為季宿檀其國而不得入昭公為
意如所逐越在與他竟故特志所而不得入昭公為
也或謂春秋不與季氏故特志所而不得入昭公為
年奔竄在外不朝正頌以頌於今五年意如攝祭專
國之罪不書而自見頌以頌於今五年意如攝祭專
矣何獨至是始書哉頌以頌於今五年意如攝祭專

左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橋送

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也者小事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
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先王之制諸侯之喪與夫御
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與夫御
送葬唯嘉好聘饗三軍之制諸侯之喪與夫御
敵邑之獲先君有國所助執事於其若乎使卿士喪夫
有其所獲先君有國所助執事於其若乎使卿士喪夫
底其情取而巳段實禮也靈王之加喪也先君簡公
恤新無也先君有國所助執事於其若乎使卿士喪夫
從從無也先君有國所助執事於其若乎使卿士喪夫
矣唯其喪夫寡君幼弱不能受公亦淹恤在外不
不備其喪夫寡君幼弱不能受公亦淹恤在外不
禮也其喪夫寡君幼弱不能受公亦淹恤在外不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禹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

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
其民視猶懼其至吾又同疆其讐以重怒之好無乃大
乎服周之胄又甚而將棄之海濱先王不與通今將以
比于諸華喪吳國而封大異乎鬼神亦將卒以祚為
震乎其歸將不遠矣播揚馬姑德弗聽吳子而寧族以
待其歸鍾吾子遂伐徐揚山以弗聽吳子而寧族以
吳子斷其髮攜其夫徐人逆吳子帥師救徐而徐遂城
章通臣從之遂奔楚曰徐尹名者帥師救徐而徐遂城
夷使徐子處之常山劉氏曰齊初已服徐而徐遂城
滅温君奔皆不自奔也常山劉氏曰齊初已服徐而徐遂城
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強暴則於小弱力不能復矣安有
遽絕之哉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國可復矣安有
興復之志哉故名雖有死社稷以陳氏曰既降矣安有
莫甚於被兵者滅也雖有死社稷以陳氏曰既降矣安有
臣吳而後辭也言歸若奔死以歸之名也奔徐猶
弗必名之歸也言歸若奔死以歸之名也奔徐猶
名則疑於譚子弦子温子徐子矣不死之臣之辭也奔徐猶

附錄左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
也今余將自為之矣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餘之功
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楚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
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以三軍斷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以楚於是乎始病

庚敬王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
寅九年蔡昭八鄭獻二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七

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內外也杜氏曰公內不容
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

也世則秋魯而君意也齒欲卒義取以據昭晉矜逐未也
其者君不晉如其久以之者貨納之公乎也君豈不嘉
姦如何汲非定練并當納功與矣其尤也晉之也心罪道
譎之休汲惟既冠心是公與抑此為易晉之也郭者易之
志杜求奉或麻一特而士不齊義為盟有而陵孰見薄公
不預哀命於衣意晉之鞅但晉之納心而所也所會不憤昭
惟猶之與范踐以之六使其人貨公之勝以之會不憤昭
可以謂詩之歎行誅其卿猶私利之謀行所以利之者心而
欺如亦會巧辭而意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如也
當年推乎導而知皆其外君晉則已姑為心而士伐以氏丘
且過載而逆亦飾詐汪昭為晉侯而為之氏丘納齊可臣
可以示憂說不其為計以曰公唇侯而為之氏丘納齊可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傳同
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無之
歸一慙之荀躒以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君必逐之意如躒以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先君命討之荀躒以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能見君之好施如意如人將使人歸其除宗也
曰寡君夫罪已所及亡人將使人歸其除宗也
退而謂季孫若怒未與急子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乘不入于魯師孫若怒未與急子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不得歸嚴梁也陸氏曰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矣不可者意如也陸氏曰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盟主皆不能討野井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命曰君使躒以

孫有不納公之意得通乎君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然從者之言陰交其通乎君公之不得入必使荀躒不臣疆遂分晉國而有臣陽信其君空言無實卒使六卿之晉侯亦魯侯而已

秋葬薛獻公

附錄左傳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替六楚沈尹戌帥圍弦左師收潛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傳冬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夫有所有名而不名者則名之不可不慎也如夫有所有名而不名者則名之不可不慎也

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大夫也濫魯大夫也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大夫也濫魯大夫也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大夫也濫魯大夫也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大夫也濫魯大夫也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魯大夫也濫魯大夫也

地子為有曰氏之云黑夫非傳大叔婁常時婁五術誠焉
以弟別習二曰外通眩濫相東子不也者下兵子故之不可也曰
歸况乎於傳皆曰通非繼海昌封邦夫大有周叔言後受分起而人
他藁爾皆穀而邦史君以奔慮也黑之夫濫曰術曰惡之之而人
乎之妄而邦黑關之叔術孫不奔何不絕之下死致言扈術曰于而
惟邦說不得肱而二肱為當國郡不別世故為叔則未吾國人之者不夏
左氏苟齊其義公穀不當賢以史類文也杜其不而欲言則此者乎也術
所別楚大者或經以文其國誰足也○陵許氏黑濫子也穀則奔無何
引於邦國且以為通係互能又○陵許氏黑濫子也穀則奔無何
文而未嘗通係互能又○陵許氏黑濫子也穀則奔無何
則曰為嘗通係互能又○陵許氏黑濫子也穀則奔無何
郡國又其地以為封
黑肱何故挾

趙纂例從之亦加郡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
以經文換入而亦加郡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
又謂經文換入而亦加郡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
鑿之臆說乃夫天獨闕而亦加郡字今左傳所附之經則杜預別
諸侯一見也豈以夫二王百吏四士則得自專其地矣命吏何為奔於
曰此條大也左傳只與庶皆稱之為久而天子守土之吏
獨氏於齊豹書盜與庶皆稱之為久而天子守土之吏
於傳聞不繫邦書盜與庶皆稱之為久而天子守土之吏
不係也注曰不可信劉敞極謂先儒亦多不取已見衛禁下注
二家又本公羊蓋未可據也故別之若國陳氏亦曰乎出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墨曰吾夢如終亦弗克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吳其入郢乎始有弗克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庚午之入郢乎始有弗克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
謫火勝金故弗克

辛卯 敬王三十年 三十有二年 晉定二 齊景三 昭九

鄭獻四 曹聲五 陳惠二 把悼六 宋昭九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薛氏曰公居乾侯而大夫出會城或周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公之始居乾侯春秋歲書之傳亦歲歲為說非也以三十年亦書之復以何

取闕

公羊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取闕也杜氏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公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張氏曰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

季孫使役如闕公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外也臨川吳氏曰昭公為魯國之君四封之內皆其國地也今公為季氏所逐而書取鄆於外云爾家氏曰闕者魯尺上矣雖得魯邑不取鄆於外云爾家氏曰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據君之罪屢書抑何謬邪書取地而不繫國曰公皆以為邾婁諱承也公取之也書取闕著其微弱也闕魯微邑此說疑得邾邑者非以為

夏吳伐越

左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薛氏曰越自楚屢伐吳一事見今年而吳伐之夷狄相攻本不足道見吳越始也

之地亦可嘆也故不貶大夫而但曰城成周正其
本也大夫承天子之命而往城焉無所貶也故曰諸
侯稱人未可與之者如其辭平而不復呂氏曰周
先室雖衰諸侯猶有勤之者如此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
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張
曰此敬王徙都成周以紀實也高郵孫氏曰因諸人夫
城而書成周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氏曰不書京師
以見王室之衰同於列國黍離降氏曰不書京師
故其城完固子朝據王城東遷以未天子世居之
然尚多故入于城周朝子朝據王城東遷以未天子世居之
黨頑民之故居城而惡故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殷頑民之故居城而惡故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率諸侯京城師如隱六年始徹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有事於京城師如隱六年始徹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六年獻捷皆不書僖六年始徹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襄二王使請而後城之猶不書也六年始徹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成周王使請而後城之猶不書也六年始徹諸侯以兵成周乃昭公遷
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

無王其矣薛氏曰成周諸侯謂之所在也王之所都
曰京師其地曰成周諸侯謂之所在也王之所都
也事之大者莫若城京師而諸侯不至大夫之專恣也
可也見天大王之失政諸侯之不能從臣而季氏逐君何忌不
能去罪大矣雖受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
此實觀文知罪不待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
曰晉自城虎牢以來有城把子成周書也廬陵李氏
異然城紀之書成周於天聘把子成周書也廬陵李氏
意已著今書城成周於天聘把子成周書也廬陵李氏
但傷成周之美事終是情出於公亦衰世之幸也胡氏
蓋與公朝于王所意同未嘗訊列國之幸也胡氏
諸大夫則已甚之責也特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勤王事
久矣當王室危弱之責也特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勤王事
室善之也者危弱之責也特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勤王事
成周善之也者危弱之責也特列國乃能從王命以勤王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雙
一環一壁輕服受之大夫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于雙

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趙簡子問於史墨
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
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
三辰地有五行生有左有右有妃有五有陪貳故天有
卿皆有不齊也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為日矣民之
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杜欒無常奉君臣無勤民忘君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
為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上下人
昔之言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上人
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以得國是以
不為君慎器與名
不可假人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為祭仲所逐
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為孫甯所逐

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
死為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
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
失而復扶又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為上卿至
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乎也
曰季信也季氏所信任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
宋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
詳錄其所因為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
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郟公圍成
鄆潰絕昭公也為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
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
詩疏曰跋扈猶彊梁也

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孟子則諸侯危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劉氏曰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伐異皆為季氏之非昭公七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猶未忘耳注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惠公奔齊則立立突衛公子洩孫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公突衛公子洩孫氏曰鄭祭仲逐昭公而惠公奔齊則立魯不取如田和義之在魯亦不無君意如非惟魯見而周禮義之在魯亦不無君意如非惟魯君與而臣無常位專於責昭公而惠公奔齊則立奪之謀者未告非此言也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昭公先君而必非此言也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昭公齊昭公先君而必非此言也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昭公與夫如齊公先君而必非此言也且慎器與名此可以責昭公費于齊喪至自齊夫

孫于齊則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費于齊喪至自齊夫喪至自乾侯桓公之弑可知書公在乾侯費于齊喪至自齊夫內年居則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而身之親喪娶妻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天然取而本皆無矣當其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年夷而能卻大雩之雨電天戒屢見而不能正納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三國同盟而不得罪於昭公則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則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卿與三家蓋其論魯事則善矣則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也史墨之言其論魯事則善矣則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勢乎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

定公一

周詳見昭

公元年

鄭定九年獻公卒

齊魯定公七年齊鄭

宋盟于鹹叛晉圖霸

晉魯定公年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

三十三

知氏韓氏魏氏趙氏
並強分晉之勢成矣

衛
詳見昭
公元年

蔡
魯定公四年蔡昭侯以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曹
魯定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
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陽立

滕
頌公
五年

陳
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
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
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
七月隱公弟遇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
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
立定十三年比弑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
公郊

邾
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
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
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
許男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詳見昭
元年

楚
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
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
魯定公九年哀
公卒孫惠公立

吳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吳於越敗吳于攜李闔廬傷而卒子夫

差立

越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常死吳師伐越越旬

踐襲敗吳于攜

壬敬王十年元年晉定三年齊景三十九年

鄭獻五年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年

七年吳闔廬六年

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何以無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何以無正月者正即位也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何氏曰本有正月定何以

無正月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

臣不得正其始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者然皆備

正始以謹其始唯定即位者有春秋諸公即位者然皆備

也昭公之弟也昭薨於乾侯季孫何定公者太子宋

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子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

無正不言正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
月微辭也季氏廢太子術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
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
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音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
習其讀而問其傳反林則未知已之有罪焉耳何
曰主人謂定哀傳謂經傳則謂訓詁設使定哀孫習其
經而讀之問其傳未立則與季氏承其正朔所以
黜強臣而存公室也張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所以
薨于乾侯而存國之政也聽命強臣昭公自去其正朔
之無主而仲立之無所承也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公之立而受之書之春秋承也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季氏立而受之書之春秋承也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諸侯之受而書之春秋承也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為侯諸魯猶有君而昭公自去其正朔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魯無君而昭公自去其正朔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常禮無君而昭公自去其正朔書氏曰昭公自去其正朔

季氏也外而歲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而願也前此
公雖在已卒於魯外無子為賊臣所廢國無君是
朔今書正已月見於外國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故不書正已月見於外國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頌也蜀杜氏曰定公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書正已月見於外國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端本也且王正者所以正天樹天下法不可無王故
可以復存也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朔之王在廟
故不復存也正月之文以見魯國無正朔之王在廟
之專也薛氏曰昭公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公未克踐阼是昭公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也沙隨程氏曰昭公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也汪氏曰昭公無正朔之王在廟非國無君
先君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元于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矣然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元以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春者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元以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月即晉昭烈崩之年然猶踰踰年改即位漢惠以春後即
陵李氏曰隱元而綱建武元既廢元春正始於三廬

汪氏曰周禮司隸乃亂以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
卿大夫之獄訟斷反丁亂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
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
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
其地汪氏曰春秋書地三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
亂熄矣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况大夫
子命執仲幾于仲幾會城之側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
師疾之也高郵孫氏曰諸國之大夫故曰相率而討不義
當也然而在尊也者諸侯請命而後執可義而討不請
命則歸于王側也諸侯請命而後執可義而討不請
矣稱人者以側也雖執仲幾罪不與于專也
左傳云會城曰周師所執仲幾是執之專也汪氏曰
之罪也周師不稱所以見周室下同於列

國無自尊之實也執仲幾于成周持稱京師者非
以誅晉人視周室此於小國失常尊之意蓋有在矣
兩地而或曰前年冬十月侯之大夫于秋泉按此說重
○啖氏曰前年冬十月侯之大夫于秋泉按此說重
也一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秋泉按此說重
傳有歸于京師四字據經李氏曰此見其執于京師
不見其歸于京師也據經李氏曰此見其執于京師
則以王事討罪以義言則大夫專執人於王之
側而不歸討罪以義言則大夫專執人於王之
氏是矣公羊以王吏故春秋亦不與伯討穀於胡
為伯討則非左氏序仲幾不受功則以伯討穀於胡
執以歸晉復歸諸京師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勛曰
不書所治之效是也者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勛曰
此晉自治之效是也者則恐非事實矣揚士勛曰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有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

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奔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
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呂氏曰成王方
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逆太子釗入自端門延
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
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
子宋自壞費徒回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
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禮記檀弓
兩楹之間室兩楹之間南面故定之即位不可不
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
君享國而王其祭宜戚宜懼三國志魏志辛毗女
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

伺音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
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
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音諸行事為未鑿耳張
曰意如親逐其君既薨暴露七月而後返國黜
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區之功而
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葬而三綱淪
之何禮之不足言哉此所謂大本既失而進退
尚不可一日無君昭公薨至而君紀之絕若氏
也故禮以謹之季氏既逐其君而專立其弟不
君喪禮以先君利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不擇
所處非受之偽誘於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不
位此故不復討意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
即位正也今書即位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
書即位正也今書即位如之罪家氏曰定公之立不
而去之夫然後也定公而能執子之受位於臣曾
曰光君有嫡子在我不當立儼然自以為已之所

當得是與纂何遠哉春秋書即位從桓宣之例夫
受之而亦不討賊幸於不禍而忘其讎討於利而忘其
辱故雖內無所承比於不稟命亦如哀而無君者即其
以不著其自詞之罪廬陵李氏曰成襄昭哀而無君者
惡不嫌同詞之廬陵李氏曰成襄昭哀而無君者即其
然後即位者謂諸侯五日而殯公穀昭哀而無君者即其
治之故王須殯而後即位也胡氏曰殯公穀昭哀而無君者
非引廟王須殯而後即位也胡氏曰殯公穀昭哀而無君者
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
季孫問於離之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
生弗能事死又離之使役如關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
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自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乃合
諸墓高氏曰昭公於墓道自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乃合
遷葬見魯之昭公於墓道自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乃合
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

書法然昭公書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也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
也秋大雩也雩然後月雩之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
窮人力則盡然後月雩之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
人者盡也則盡然後月雩之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
求者盡也則盡然後月雩之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
為重者求也則盡然後月雩之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
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可詒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年之喪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公之喪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未竭言而往也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雖何未可雩也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月為何未可雩也親帥諸大夫道之禮也非正也何秋大雩非正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
傳煬宮非禮也穀梁傳煬宮不宜立者也

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

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也

立久桃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而論季氏妄

之嘆乎番陽萬氏曰煬公考之在魯也魯之為弟

繼兄而蓋始於此昭公之在魯也魯之為弟

季孫恐舍適嗣不黜公為而立定公行則國固適嗣

矣季孫恐舍適嗣不黜公為而立定公行則國固適嗣

公而昭公為則亦煬公之一及弟之所自始今定公也

至昭公已二十世廟毀已久而復立意如得罪於公

魯之先祖擢髮不足數而猶欲誦事煬宮以徵福吾知煬公棄其不享其祭也

附錄左傳而好用遠人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記大
舉重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

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建酉之

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

刑罰不中反仲之應於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

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何氏曰八月微陽用事未

可殺菽定公得位不念先君黜逐之耻言其廣也

當早誅季氏蘇氏曰於其害也高氏曰菽草之難殺

者於其殺而菽則草皆死矣言不殺草則知菽亦不

死也。○注氏曰：或言春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耐霜也。○注氏曰：或言春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專殺也。○注氏曰：或言春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此亦殺也。○注氏曰：或言春用夏正，引孔氏正義謂。

春王正月
 癸巳 二年 敬王 十 二年 晉 定 四 齊 景 一 四 十 衛 靈 二
 隱 二 陳 惠 二 十 楚 昭 八 杞 悼 十 宋 景 九 鄭 獻 六 曹 二
 秦 哀 二 十九 九 楚 昭 八 杞 悼 十 宋 景 九 鄭 獻 六 曹 二

且若輕易之其煩未此草專耐死
 以何而長疏獨聖稼年亦殺霜也
 菽氏不而曰殺人已殺但豆之○
 為以死難傳耐之收菽舉苗不為
 五穀止殺不殺殺殺殺殺殺殺殺
 三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殺
 以而居之不乎地熟之而非考以
 此不然而為害廬皇二菽言霜信
 季及可重物李年為他殺他十若
 氏他知重者故氏秋霜所亦苗而
 其物蘇者故氏秋霜所亦苗而
 說恐氏殺以曰墮所亦苗而
 亦非之則輕重別穀亦足矣草不
 鑿又說輕重別穀亦足矣草不
 亦者近死之矣菽得謂以也殺

附錄
 左傳夏四月辛酉晉
 氏之詳子弟賊簡公
 觀工與友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不言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為後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其不為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者親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門闕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外闕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中闕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縣法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兩觀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則觀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外作觀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周公之樓觀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之必不因其故立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災則不可得而錄之義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氏曰公羊云兩觀微也雉門及兩觀災者何兩觀也

後據見而書又云局不言雉門尖及兩觀其意以下
新序作雉門亦常理爾穀梁云非也雉門尖及兩觀
可曰何休云雉門兩觀梁云雉門尖及兩觀始亦非也
氏曰雉門今考延廡南門觀雉門在春秋之類廬陵李
謂則雉門兩觀者即雉門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
公穀或于南宮桓宮太廟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
先春不以此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宮二廟分耳文法合
之若也非大槩于桓宮太廟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
此此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宮二廟分耳文法合如
疑何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為我使無忌秋楚葉瓦伐吳師于豫章
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
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
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南入吳于吳

吳楚介在南荒蠻夷相攻不可殫錄故剛取其要如此
以無功書伐之戒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至
敗禍敗失國也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靈陵李氏
曰經書楚伐也陳氏曰此囊瓦也敗人之靈陵李氏
吳七止此

附錄

左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
出閭乞肉焉奪之校以鼓之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公羊傳其不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
幾何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
也于美猶可也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章也雉門象魏之門

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甲敬王十三年
晉定五年
齊景四十一
鄭獻七

曹隱三
陳惠三十三
昭九
悼十一
宋景十
秦哀三十
楚昭九
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定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何氏曰內有強臣之讐外不見答於晉故危而月之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瓶水沃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邾公辨急而好繫故及是汪氏曰莊公也在位二十人

三年子益嗣是為隱公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附錄左傳秋七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冬盟于邾脩邾好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禮與魯大夫盟其微弱可知薛氏曰魯大夫而盟諸侯邦喪未期而為盟會失之襄陵許氏曰公昭公時侵晉之輕魯也仲孫交及邾子盟魯以輕夫而盟當邾君祭君臣之分也邾隱公也汪氏曰魯以夫而盟薄父子之親也哀二年取鄭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卿及邾子盟句釋既奪其地而二大夫脅勢以盟其

按在氏傳林恋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馮
陵諸夏為于偽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
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
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反明其罪恭行天討
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徧矣齊桓曰據
常請命于周未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
祭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音書曰侵楚
也杜氏曰入楚境故書侵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
召陵之功歸于強吳張氏曰書十人國諸侯也故使救
以見其勢之不足有為也而終之以國諸侯也故使救
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為也而終之以國諸侯也故使救
矣劉氏曰楚之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

而禍遠矣不亦病乎高氏曰入春秋來蔡人首
中國而附楚至是盟主大合諸侯十人國諸侯也故使救
侯而使大夫臨之謂盛矣乃不能援夷中國遂大亂
子以一大國之師敗之晉是始也王氏箋義曰楚為
吳子王黃池之會自楚正也反以不得貨而止昭故
道晉率諸侯為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昭昭昭
經以無名譏之襄陵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昭昭昭
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許氏曰梁丘據說錦幣而昭昭昭昭
罷上流於乘世此晉霸之召陵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時
於其國也永嘉此晉霸之召陵之所以衰而吳所以橫行時
失其與會也夫蔡陳鄭許頓胡蓋復役於楚者復伯而而
皆與於會則病楚而歸晉晉蓋復役於楚者復伯而而
會諸侯者二病楚而歸晉晉蓋復役於楚者復伯而而
桓之師書曰為伐楚會齊桓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能
召陵之師書曰為伐楚會齊桓今而上致劉子下合十能
陵徒能侵楚而事也晉合十有國之師書曰為伐楚會齊桓
宗諸侯之望矣齊桓曰春秋有書自是會于召
公賤者而召陵是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伐大桓

鄙晉定之無能為也蓋奉辭伐罪因循無以性然後
稱其望是師成而義大故春秋所與是侯乃隱
以吳師入郢成復讐之義則知召陵之戰書蔡
太子之宋公明於諸侯之喪則知召陵之戰書
序之子公之明於諸侯之喪則知召陵之戰書
吳子曰晉者知次諸侯之喪則知召陵之戰書
氏曰晉者知次諸侯之喪則知召陵之戰書
劉子定內難復辟于周而楚納於朝於是合十
入國師能伐楚雖五伯未盛於此劉子詳見
蓋深悲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未盛於此劉
四年三悲而能合諸侯盛於五伯未盛於此劉
佳然直地會書法詳見桓子五年此條陳氏
人從子朝于楚而不可謂之無功不書侵又胡
止從子朝于楚而不可謂之無功不書侵又胡
楚為左氏程子而謂之無功不書侵又胡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姓公作歸姓音主後曰

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沈人不合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故滅沈者懷大者不與今此先侵楚而書滅沈罪公孫
後滅沈者懷大者不與今此先侵楚而書滅沈罪公孫
姓也遂滅沈至以沈子歸殺之其罪極矣書以歸
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書以歸罪沈子
不死于位也言殺蔡侯也書殺之罪蔡侯也書以歸
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也故於前無以先
去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
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
雖不會召陵未有大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

無公孫翻之及哉高氏曰沈不與於召陵者與楚
因便蔡遲其忿焉夫故也與楚者不與於召陵者與楚
易矣晉定不能而殺之歸弘霸業求所以重楚而保蔡而
沈爾蔡雖齊桓之不能保其深即中國非楚人怒蔡而
國近楚有畏焉不能嘉功而復為能此舉其亦不發然
計則失而意則可無功而後能加誅於沈也家氏
矣哉薛氏曰侵楚無功而後能加誅於沈也家氏
曰春秋書滅沈於會合諸侯辭之曰伐楚不能損楚之
也亦責晉也沈子不命諸侯伐之猶矣哉故書滅書
不道乘其未及設守襲而滅之慘矣哉故書滅書
役以正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
其罪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汪氏曰沈
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汪氏曰沈
近楚其不書晉勢使然非其罪曹伯陽田弋荒淫
死位耳故書殺以著蔡昭之罪曹伯陽田弋荒淫
自取滅亡故賤而畧之也

鮑由又反臯馳公作浩油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善乃使會同難噴有頃
言莫之治也其使舊我猶懼公曰善乃使會同難噴有頃
二曰臣大罪也且夫率舊我猶懼公曰善乃使會同難噴有頃
出竟官之制也且夫率舊我猶懼公曰善乃使會同難噴有頃
乎出竟官之制也且夫率舊我猶懼公曰善乃使會同難噴有頃
公曰行也嘉好也君長蔡於師從鄉侯使從臣無私於
弘曰諸道臯馳將事行後社稷從侯使從臣無私於
曰信則康叔之信也先衛侯使從臣無私於
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先衛侯使從臣無私於
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商可乎衛侯使從臣無私於
公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商可乎衛侯使從臣無私於
條氏徐氏蕭氏夏后氏之疆封父之下於周為陸建明魯
其分族將氏蕭氏夏后氏之疆封父之下於周為陸建明魯
職事于魯以昭類公之法則周公之用命於周其宗氏六
史備物典策官昭類公之法則周公之用命於周其宗氏六
於少皞之虛分司康叔以器大商少皞之民命伯禽而封
氏七族陶氏虛分司康叔以器大商少皞之民命伯禽而封
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畧

春秋左傳

三十四卷

共王職取於相士之東都於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士
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攻疆以
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華姑洗懷姓九宗
成三官正命也而有德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
索三官正命也而有德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
商康伯而王於蔡仲是乎殺管叔唯不尚年也管
乘徒七間王其子蔡仲是乎殺管叔唯不尚年也管
卿士見諸王而命之蔡仲是乎殺管叔唯不尚年也管
考人違王命也若康叔何使其命書周公舉之胡
八人違王命也若康叔何使其命書周公舉之胡
官豈尚年也今將曹文之昭也為司寇蔡季衛也王
尚成也今將曹文之昭也為司寇蔡季衛也王
衛成也今將曹文之昭也為司寇蔡季衛也王
曰晉重公不在夷叔其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宮王
在周府何襄弘說也吾子欲復文而辛趙簡子為
將如之何召陵鄭會夫子叔未至而辛趙簡子為
於盟反自黃父之會夫子叔未至而辛趙簡子為
傷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叔未至而辛趙簡子為
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於再會志無復怒無始亂非
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

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杜氏曰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
之也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也何氏曰再言公者昭
諸侯盟故嘉錄之鄭氏為李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
曰臯鼫鄭地城臯也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
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
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
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音現侵楚之陋臯鼫之
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矣陸氏曰重
子不與盟也陳氏曰書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
自是諸侯無世子宰周有特相與盟者矣王氏曰首止葵
丘之盟王世子宰周有特相與盟者矣王氏曰首止葵
諸侯柯陵雞澤平丘之盟尹子盟則會同也而書
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文公不盟可知矣與盟則
盟公不與會孟而與於盟則文公不盟可知矣與盟則
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於盟則文公不盟可知矣與盟則

矣作也

杞伯成卒于會

于宋扈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此年公與于盟公皆與之會又與於臯鼫之盟則當書
後至也公與于盟公皆與之會又與於臯鼫之盟則當書
曰諸侯盟于臯鼫公與于盟公皆與之會又與於臯鼫之盟則當書
也書公及者春秋不復與楚盟也故書公及於此求為公及盟而
亦以著晉之春秋不復與楚盟也故書公及於此求為公及盟而
長蔡于衛祝鮀私于莒弘言踐之盟左氏云公將
按踐土先書蔡盟私于莒弘言踐之盟左氏云公將
者會盟異處非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於公
重立亦諸侯盟異處非也此傳妄也劉氏曰杜云復稱於公
公得與非王盟之正也錄春秋何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
常事耳與會不與盟之正也錄春秋何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
王官與會不與盟之正也錄春秋何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
以官與會不與盟之正也錄春秋何別出公及耶何休注定
合從諸侯為總言劉子之說詳首何下雖杜氏范氏皆
同矣陳氏說之而微不及之說胡氏程子蓋亦從此例
成公作戊

汪氏曰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欲隱公自立是為僖公高氏曰不言卒于師者以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蓋君在殯則辭會可也雖不得已於晉令而齊亦使國夏來耳

許遷于容城

張氏曰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
高氏曰許至是蓋四遷矣王氏曰許四遷皆受楚令
經悉以自遷為文蓋違害就利而願遷也然不能修
德固圉而遷徒先常亦何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後鑑

秋七月公會于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高氏曰晉以伐楚
召諸侯而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
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廬陵李氏曰致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作圍

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唯中山
是伐善即與師著威勝不行于強暴而伐鮮虞稱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威陳蔡伐楚人圍蔡亦弗之救
而于夷之罪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汪氏曰
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汪氏曰
帥以著鮮虞以其挾詐故夷之此非詐襲故稱將稱
其暴耳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趙氏曰
劉文公天子歲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性之禮公
葬以其葬非禮也高氏曰尹氏曰天子三公葬此書
魯為三公而往會也高氏曰尹氏曰天子三公葬此書
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御大

夫有封為歲內諸侯者皆曰子湯子劉子單子尹子
之類是也然春秋未歲內諸侯者皆曰子湯子劉子單子尹子
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之葬皆特書以志其潛耳生
而何氏注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
徒不可為天子大夫故上繫采邑下繫本爵其說無据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公子及楚人

柏孝公作伯言殺作伯舉

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始書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蔡侯因之以謀楚楚
楚與自昭王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謀楚楚
乾與其大夫之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楚
舍舟於淮與之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楚
子沿漢而與之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楚
隧直輒寘瓦子濟漢而伐之我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或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本也我華也
可司馬也毀舟于淮塞城而陳自入是獨于而好司馬
若戰不不然不奔乃濟漢而安求其一事難而逃之將何
速常知不可欲初罪史必盡請於闔廬曰楚二帥陳于
所入子必死之弟夫槩王晨必請於闔廬曰楚二帥陳于
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請於闔廬曰楚二帥陳于
弟許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請於闔廬曰楚二帥陳于
也常曰我死楚師可入也臣以義而奔命者其此之謂
其乘廣卒奔楚師吳何誅子稱大子敗之常擊子常此
廬闔廬曰大何伍子胥父之甚將與師而復讐于闔廬
伍闔廬曰大何伍子胥父之甚將與師而復讐于闔廬
公朝于楚有君義復父之甚將與師而復讐于闔廬
公朝于楚有君義復父之甚將與師而復讐于闔廬
怒為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
則復若時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

其為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誅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相殉古之道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之舉其責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中而攘夷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晉人謀于楚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勇之甚為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為匹夫與師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臣弗求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焯求之昭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前列馬乃昭也復讐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
吳子胥曰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
則若此時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
大也楚氏曰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
拍也楚氏曰可矣干是與師而救蔡曰君如憂中子之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去盟主
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上惡不悛復
反扶又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

王之母也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
存楚柩何昭王之墓何而父老寡人且用此入海
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
如楚相與擊之如夜而三敗也吳人復立何吳以謂之吳
也大夫居其大謂之也而君其大夫之寢而妻蓋有欲妻
之大夫居其大謂之也而君其大夫之寢而妻蓋有欲妻
之國故反其狄道也乘敗人之妻其大夫之寢而妻蓋有欲妻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
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
譽平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
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奉天
討也伐國者固將極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
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

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
功不足以掩之矣孫氏曰吳子救蔡伐楚善也廟
壞其宮室則甚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
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
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天薛氏曰
楚而書郢見楚之大其都猶不能守也陳氏曰入
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蔡氏
曰前書吳子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辭也蔡氏
之齊不與楚同使地其入郢後止兵休掠命蔡昭
子齊之徒分楚地其入郢後止兵休掠命蔡昭
封有共靈侯而求憑陵地其入郢後止兵休掠命蔡昭
繼齊桓晉文可也而夷狄之有罪則霸業可成雖以
生故敗不旋踵良可惜夫○趙氏曰楚君尋反國
國不絕祀故不言城穀梁欲存楚義說不足取也劉
氏曰穀梁云何不以言城穀梁欲存楚義說不足取也劉
城當言入而巳矣九城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于

楚獨存之耶汪氏曰僖二八年晉侯侵曹丙午
 入曹文十五年晉郤缺伐蔡八年申入蔡皆書國而
 不書地獨此三年不書郤缺入楚而楚之國都也
 傳于恐因昭五年楚滅胡亦稱吳之入楚也而左
 曰入郢當從公穀作楚胡皆同獨陳氏廬陵李氏曰
 此條非吳也書之說公穀左氏胡氏皆同陳氏廬陵
 文者非也書之說公穀左氏胡氏皆同陳氏廬陵李氏曰
 曰楚無人也非也書之說公穀左氏胡氏皆同陳氏廬陵
 入其國都無人夫可以赫赫楚國而陳氏廬陵李氏曰
 入郢同穀梁精矣可知矣故楚書法與公之子嬰齊伐
 滅楚何得書滅乎至存楚之法與公之子嬰齊伐
 丙申五年敬王十三年晉定七年齊景十四年鄭獻九曹
 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杞僖公過元
 年宋景十二年秦哀公三十二年楚昭十一年吳闔
 十廬

春王三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春王人
 穀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左傳以周亟於無資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
 不言諸侯歸之曷為歸之曷為歸之曷為歸之曷為歸之曷為
 諸侯無粟諸侯歸之曷為歸之曷為歸之曷為歸之曷為歸之曷為
 之者專辭也義通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也故歸之曷為歸之曷為
 粟范氏曰此義通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也故歸之曷為歸之曷為
 二傳皆稱曰此義通也杜氏曰蔡為楚所圍也故歸之曷為歸之曷為
 人所困則環視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破楚入郢解也蔡圍矣
 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破楚入郢解也蔡圍矣
 特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歸之未矣汪氏曰昭二也故
 五年輸粟不書以諸侯歸之未矣汪氏曰昭二也故
 年會澶淵謀更宋之所喪而歸粟于王常事也昭二也故
 以宋災歸財非所當之急也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
 書諸侯以不能救蔡之急也徒歸粟于蔡耳故略言之

春秋左傳

與城楚丘成陳同義或以為諸侯歸粟合先王之制
而春秋亦可以為美之過矣○廬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
特筆所以罪中國之忘大義而專小惠公穀之旨甚
精左氏得其事實而不知聖人之意也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
越者未嘗入吳吳在楚也越者言也春秋即其所以稱
於越者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自通劉氏曰於
越者其目稱越也越者中國稱也陳氏曰向曰於
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
國昭五年常壽過始見於吳之楚有安中國之意而
入吳不復稱人矣高氏曰於越入吳其國至十四年
馬十三年乘其士卒罷散掩入其國是以君晉之
夫闔廬爭入吳之利而於越復入吳者是以君晉之
狄相攻俱不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王氏曰
於越入吳之利而於越復入吳者是以君晉之

家○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則於越或當時之所
數○廬陵李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楚者中國稱之者
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楚者中國稱之者
吳來告也故止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
書越劉說為合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將以與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吉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
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
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丙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
惡及視罪與鞏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
曰因事之變以明意如何以書卒見晉定公不討
師卒不釋之禮
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現虎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

也。能。在。各。不。麋。保。妻。季。何。道。賈。賞。以。不。能。和。聞。卒。不。可。以。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能。定。楚。王。之。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不。讓。則。不。和。不。能。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於。西。成。白。藍。尹。臺。涉。其。帑。不。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子。西。成。白。藍。尹。臺。涉。其。帑。不。賈。宋。木。闕。懷。子。西。王。請。舍。圍。鍾。建。其。所。以。志。前。惡。王。孫。道。也。申。包。胥。曰。吾。西。曰。請。舍。圍。鍾。建。其。所。以。志。前。惡。王。孫。何。求。且。吾。所。以。為。吾。女。子。遠。也。夫。也。鍾。建。王。將。嫁。季。羊。鍾。建。曰。吾。所。以。為。吾。女。子。遠。也。夫。也。鍾。建。王。將。嫁。季。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為。使。田。于。城。不。復。命。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為。使。田。于。城。各。有。高。厚。小。大。何。厚。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辭。人。袒。而。示。之。背。曰。此。遇。盜。於。雲。中。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以土地之故縱兵橫加鮮虞而不能服則又

丁敬王十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

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三十五鄭獻十

秦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

左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高氏曰許恃楚以固其國至不能保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故謹而日之張氏曰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自折遷容城以依楚不三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然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公室自侵鄭

之所謂也今將以小忿家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如
乎唯周康叔之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之不可乎大如
氏曰召陵之盟口血未乾而鄭君之待人也若何乃止
公與師而討之晉令進時孫不勳鄭公之義然不
帥師以討鄭之黨亂人固不勳鄭公之義然不
罪致武于晉則實迫於人固不勳鄭公之義然不
時陪臣執國命伐之齊亦不勳鄭公之義然不
而後八年鄭公伐齊亦不勳鄭公之義然不
微也然本非公室之能張實以倍臣公則桓侯微
離惟魯未叛故公以師伐之當是時晉伯也失諸侯
徒行於師而輔伯之禍以道其師也春秋皆書侵而
一名行師不輔伯之禍以道其師也春秋皆書侵而
伐周之法不何不書伯之令哉討也此與成六年二
公室自侵鄭

春秋左傳

二十四

二十一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孟自鄭之伐晉靡也往不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瑕追之公叔文子將一以
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將一以
如公曰尤昭兆定之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
子舒與二臣之兆定之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
則世變亦可感也夫終其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

後鄭亦有一見害於鄭其存一侍於楚不過百年
滅鄭而由矣汪氏曰其存一侍於楚不過百年
然以中國而滅之沈則則罪無外安內之今游孫陸
矣然受許無晉而伐之沈則則罪無外安內之今游孫陸
楚耳此皆罪國君臣之非也若夫以師是弱則晉而
許男均皆有罪馬廬君臣之非也若夫以師是弱則晉而
十鄭年許而齊鄭之黨又合此鄭夫伯無許王始自
年鄭年許而齊鄭之黨又合此鄭夫伯無許王始自
之晉楚不能屈節於鄭而黨又合此鄭夫伯無許王始自
則世變亦可感也夫終其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

春秋左傳

二十四

二十一

高氏曰公內有強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內外結怨
危之也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傲彙于鄰國使衛侯
不聽公叔致之言
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夏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晉所以中軍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育於晉將使其鞅何知
馬者有謂先君獻子魯人患陽虎有官孫使其人鞅
馬適晉謂強為之請以取入陽虎已三陽虎陪臣也
必執國命故強為之請以取入陽虎已三陽虎陪臣也
而竊寶王命故強為之請以取入陽虎已三陽虎陪臣也
盜以二子之弓以逃春公室以自禍之請於王之二
夫云則止為亂之效也方復惡之卒陽虎之制自之進
止云則止為亂之效也方復惡之卒陽虎之制自之進
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方復惡之卒陽虎之制自之進
將命之禍故錄之必自其禍之起也高氏曰皆一君
大夫微陪臣脅理勢然爾○廬諸侯諸侯微秋書內

御並使胡氏于公十八年公孫叔孫得臣及此年
何起問者見事情也此獨無所起乎蓋遂得臣之
使乃仲遂和謀之不可起也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
推之為讀夫不可起也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
魯人患陽虎矣夫不可起也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
為其所使為夫不可起也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
不備禮二子之使為夫不可起也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
未為知聖人經之使為夫不可起也察也左氏記范獻子之

附錄

左傳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爭晉令
是乎翻率是乎遷師敗于于繁而改紀其政以作亂于周
周且伐馮晉朝靡負黍孤人闕外六月晉閻沒于周
期于陵師敗于于繁而改紀其政以作亂于周
矣乎翻率是乎遷師敗于于繁而改紀其政以作亂于周
詹乎翻率是乎遷師敗于于繁而改紀其政以作亂于周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犛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爭晉令

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具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也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
曰子立後而行趙簡子亦不亡唯飲之酒于縣上趙氏
行也見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而飲之酒于縣上趙氏
六也于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而飲之酒于縣上趙氏
納馬于楊楮賈禍弗可為也曰然子今主趙氏又
得志于宋范獻子不言於晉侯也曰以君命越疆而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杜氏曰稱飲酒不敬二君不侯曰以君命越疆而
人非其罪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犁聘于晉主趙簡子飲
反以酒馬獻楊楮食允六寸范趙方惡如字又其
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古禍也范獻
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疏更而
私飲酒不敬一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
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

冬城中城

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與討
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簡懼不
志晉人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蓋陵李氏曰經
始亦宋叛六詳見襄十一年此為晉三卿內叛之
伯始之始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范氏曰
三家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通鑑索隱曰家人居
自固也杜氏曰公懼而晉侵鄭故懼而城之曰
家張公之所怨故中城而巳成九年懼而城之曰
外有齊鄭之怨故中城而巳成九年懼而城之曰
公室無民定公託於自固耳而城以備外患哉蓋陽
欲去三家將挾公以自固耳而城以備外患哉蓋陽
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而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魯公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魯公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魯公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附錄

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

姑一猶辟僞

戊戌敬王十七年... 晉定九年... 齊景十四年... 衛靈公十... 敬王十七年... 晉定九年... 齊景十四年... 衛靈公十...

一曹靖三... 陳懷三... 杞僖三... 宋昭景十六... 鄭獻十... 曹靖三... 陳懷三... 杞僖三... 宋昭景十六... 鄭獻十...

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為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 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 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杜氏曰...

誠離地襄陵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霸道陳曰特
相盟自齊桓志以諸侯之合也於誠志再見諸侯散也
矣是故于誠居姑猶景景圖之能伸勤王也是特天王辟也
氏曰難出誠明日求大衛盟于沙肯強人義乃從我非
之鄭盟于誠服豈能小之公不于期而實左乎盧自李
心悅而誠服豈能小之公不于期而實左乎盧自李
以合有盟沙齊景曲濮會安雨盟黃會牽會兆皆齊鄭
隱公初年對者與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杜氏曰稱行人非
使梁之罪劉氏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稱行人非
外歸之諸侯欺其群臣以衛之罪無良又甚馬從此觀
之孟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罪人也不亦信乎汪氏
曰齊侯稱人而諸書侯五霸之重與楚成執宋公以伐
豈圖霸之迫乎書執結以侵衛與楚成執宋公以伐

宋書法正同聖人之意見矣○劉氏曰執其使伐其
國文加以乃其理然豈為重乎穀梁之說非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
於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之季鄭有沙亭襄陵曰
結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之季鄭有沙亭襄陵曰
氏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之季鄭有沙亭襄陵曰
齊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之季鄭有沙亭襄陵曰
而與齊君結盟以景叛晉足望也臨之罪均矣高氏曰
使侵其國以結盟以景叛晉足望也臨之罪均矣高氏曰
氏曰齊晉也瑣即沙陽平元城之季鄭有沙亭襄陵曰
渠曰此齊國以求盟以景叛晉足望也臨之罪均矣高氏曰
越事禍未至元衛合黨伐晉始自桓公當後楚皆衰餘吳
尊事王會明寧中夏則桓公當後楚皆衰餘吳
今日靈之室輯於中夏則桓公當後楚皆衰餘吳
言無靈之室輯於中夏則桓公當後楚皆衰餘吳
而民不削二君之罪見矣書曰齊景公禍有馬千駟死之日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四終

